

人生

第十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HUMAN LIFE MAGAZINE



Parinibbana Temple, Kusinara, India

印度俱尸那佛陀入涅槃之塔

·目 要

辭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論佛教人生的創造與建設
慧遠
寶島旅行記
飯裡的石子

本社
圓明
醒世
彭楚
文珠
無念

人生雜誌社發行

新年獻辭

為本刊進入第十年而作

本社

本刊已度過整整九年了，新年號，便是第十年的開始。我們回顧過去的九年間，無論從佛教，或國家，或社會，或世界和平，無論那一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本刊同人與讀者諸君，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

今後更當積極地開拓佛教文化工作，發揚真理，使人類脫離恐怖，同沾法益；這是我們的願望！今日自由中國佛教刊物，都十數種，在寶島一省地區，佛教宣傳刊物竟有如此之多，不能不說是空前的好現象。但依照佛法的真義，我想提出下列幾點，說明本刊今後的目標：

一、佛學與科學 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人人認為奇特，說人類將旅行太空，登陸月球。但照科學家解釋，人類登陸月球，並不是容易的事。即便能登陸月球，也不易重返地球，即使能重返地球，而地球人事變遷，也不知經過幾百年了。這些說法：確符合佛說的天上一晝夜，人間五百年。科學家新發現，並不足為奇，佛說虛空中有無量無邊世界，乃至虛空無邊，眾生無盡等說：月球僅為無量世界之一，既有無量世界，當然有無量眾生，這些道理，佛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告訴過我們，只是我們沒有能夠深切去研究。今日一聽說，人類將登陸月球，反認為奇特，真是笑話，人類能否登陸月球，尚待科學家努力。原子能發明，證明物理學，由分子，電子，至原子的功能，這個理論，又與佛說，極微和合，緣生無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理論相合。我們雖然未作科學的研究，但深知佛學的理論，並不與科學理論相違背。反之科學越進步，越足證明佛法的高尚，我們希望現代的科學家，能注意到佛學的研究，以佛學不僅屬於宗教一門，實具有一切科學的理論。今後吾人宣揚佛學，更要配合科學理論的說明，使世人明瞭佛學為一切科學之母。並可補救科學之偏。

二、佛學與道德 今日社會風氣之壞，可說史無前例，打開報紙，每日都有幾樁殺盜，姦案子發生，並且都做得極慘，分屍，焚屍等。有說人心壞了，有說這些殘無人道的人，根本就不就沒有人心，這句話說得最徹底。現在的社會人心如此壞，這不能不說是社會道德墮落。但如何轉移社會風氣？這已不是行政上法令，或法律上的懲罰，所能收效。這唯有仰賴於宗教，宗教職務，即在撫慰人心，改善人心。特別是佛教所說明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我們現在社會所有殺人案子，都不出佛說的五戒，五戒在佛教裏，還屬於做人初步的道理。（戒），人乘以上，還有天乘，聲聞乘，菩薩乘的戒。所以我們要想轉移社會風氣，就要提倡佛說五戒十善的道理，假使生前犯了殺，盜，姦，妄，不獨要受國法律制裁，死後還要墮無間地獄，受大苦報。這裏含有因果道理，因此，要轉移社會風氣，更要提倡因果的道理。可是時髦的人物，要他相信因果，說做好事有好報，做壞事有惡報，他說你是迷信？可是黃效先，汪震，金明時一班人，都因罪大惡極，被徒刑或處極刑，這不是明明因果嗎？儘管人們不相信因果，但世間好壞的事情，沒有一件逃得了因果的，因果的道理，等於二加二等於四，絲毫沒有牽強的成分。我想只要人人深信因果，則人人不敢做壞事，社會上姦，殺，盜案子，自然會減少，社會的風氣也就好轉了。佛說因果道理，實為救人心妙法。拾起提倡因果，沒有別法可以收拾人心了。

三、佛學與美術 大家都說佛學道理太深，人不易懂得，但佛菩薩像莊嚴美滿，人極恭敬，即使不大信仰佛的人，一見了佛，菩薩的像，都會自然

而然生起恭敬心來，因為佛菩薩像，不同於其宗教教主，或一手持劍，一手持經，或長毛披髮身背十字架，一古不吉祥的氣象，毫無慈和美感。今後宣揚佛法，固然要注意文字通俗，同時還要配合佛教美術雕刻，繪畫，幻燈的宣傳，使一般無知無識婦女兒童，都能瞭解佛法的內容的道理。尤其一幅漫畫，往往甚於幾千文字宣傳的效力。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政治論壇，或文藝小說，都配以漫畫，以補文字說明的不足，使讀者對文字宣傳會發生更深刻傳真的印象。

四、佛學與時勢 佛法不離世間覺，這是一句名言。以佛法的目的，在覺悟世間一切有情，離開有情，佛法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宣傳佛法，首先要了解時勢的背景，對當前時勢，政情，文化，思潮，都要有深切的明了。我們對時勢有了瞭解，等於醫生明白的病情，好對病下藥，所以宣傳佛法的理論，要針對時代思潮，佛說空，有，大，小，偏，圓，都因執空，執有，執偏，執小而說，非無病呻吟。因迷信神教，才說破神論。因無因外道，才說因緣法。故宜揚佛敎理論，首要適合時代思潮，不致使人誤解佛敎理論有不切合時勢之感。宣傳佛法主要的目的，至在破邪顯正。今日的邪論，不是空有，也不造偏圓，或是大小，乃是不信因果的唯物論的邪說，及神造萬物的謬論。我們要針對這些邪論的思想破斥，才能使佛法真義顯揚。今日人們都為這些邪論迷惑，陷於極端困擾，不能自拔，等待我們拯救！

以上所列幾點，作為新年的獻辭，同時也作為本刊同人今後努力的目標，使佛法有助人類世界永遠和平，社會安定，也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責任。欣逢歲首，謹寫此數語，為讀者諸君祝福：慧業增長，一切吉祥！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圖明

七、阿耨多羅含欽婆羅 Ajita Kesakambali 和拘舍梨末伽梨子 Gosala Mankaliputta 的學說

前章所說，是基於思想學說的分類，並未將人的關係關聯在內；現在更就人的關係關係，舉當時如所週知的大師，以觀其思想學說之一斑：

阿耨多的學說——阿耨多羅含欽婆羅，關於他的傳記不明，大概是一位苦行者。他的學說是唯物論，說地水火風四大及四大種，為物質的要素，是常住的。由於承認有此多數獨立的原素，便聯想到有其存在與活動的場所——虛空。他的學說根本，全是感覺論。依感覺觀察，謂我人死後，總歸四大；五官的能力，歸於虛空。除此以外，則無別物。對一般人謂死後有一靈魂或實體的我，完全予以否定。他以爲在身體以外，沒有什麼靈魂或實體的我，能獨立存在。而一般人不過於四大結合的身體之上，誤認其自然顯現的機能而已。既死後無別所有，所以善惡業與果報之說，在他的學說中，皆成戲論。他不承認來生、天上與最高目的；即連父母生我人，亦不過爲一偶然機會。作爲人生目的的，就只有現生享樂。他這樣感覺主張的唯物論與快樂論，却無任何傳承的根據；要說有，那唯一就是反抗嘲弄婆羅門。印度後世，稱他們爲順世派 Lokayata。阿耨多，是古來順世派之一人。順世派的思想，在後世一般思想界中，差不多都有滲透。

拘舍梨的學說——拘舍梨末伽梨子，又名末伽拘舍梨子 Makkhali Gosalaputta，紀元前四一六年出家，四〇八年大悟，死於紀元前三九二年。

他生前率領徒衆，爲邪命派 Ajivaka Ajivaka，領袖。此派是他前後派所存在的宗教之一派，擁有相當勢力。他的學說，被世人所知的，只有斷片鱗爪；從古以來，不明瞭的地方甚多。他承認地水火風空苦樂生死得失靈魂等根本要素。地水火風是純粹的物質，空也是作爲場所的大虛空，靈魂是存在於地水火風及動植物等生類的精靈或生命。對根本要素，作很複雜的分類，可說是他的特色。他說生類，特別是人，皆由此中諸要素結合而成。諸要素的結合，是由於增加了得和生的二要素。相反的它們即便離散；但也要加上失和死的二要素。爲人後的幸與不幸，那是由於苦樂二要素的關係。凡是要素，都是被看爲實體的。但是此等諸實體的要素，何以會結合而或增加？這除了對要素中的地水火風，有作爲活動性的跡象，可以尋見外，恐怕並沒有詳細地被考慮到。此外對其他諸要素，都不承認有活動性；總之，各自獨立，不許有互相影響的關係。從而一切，皆如有而有，如成而成，如生而生，全是無因緣，自然而有；所以被稱爲無因緣論。自然論。他並說生類有情及人，經過極長期的輪迴，而後自然解脫。無論任何方法與手段，皆不能起此中之變化。如一切戒行、淨行、苦行、梵行，皆不能使業因起變化而得解脫；也無法依之脫輪迴或滅苦惱。他置人爲的努力於無用武之地，否定一切個人的權威。其實這皆是由於他要素思想上的當然結果。然而另一方面，他却教養徒衆，作宗教的修行。他們的修行是苦行，對衣食住，極端嚴制。特別對於食，設有繁瑣的斷食規定。或者於一期間中，

可以美食安住，而作週期性的斷食。至於他們爲什麼要修苦行？頗令疑惑！單就他不主張有輪迴業的變化一點看來，恐怕一方面是像生天般的使好好的生存，另一方面是把苦行看爲目的，於苦行間，以苦爲樂。一般的修行，總是以有關身體的修習爲主，而忽略於心。對身口意三業，以身業口業爲全業，而意業爲半業；成爲結果論而非動機論之說。可是拘舍梨則克己自制，住憐愍心，謹慎言語，與人無爭，平心靜氣，語實實語，遠離罪過。邪命派在拘舍梨以前，有難陀巴伽 Nanda Vaccha 和扣舍僧扣 Kisa Sainkicca 兩祖師，其說甚古；當與義書時代，仍然存在。自拘舍梨以後，雖別成一派而繼續其存在，但至紀元後勢力漸衰，恐怕混入於耆那教後即壽終正寢。

八、迦羅鳩跋迦旃延 Pakudha Kasyapa 和富蘭那迦葉 Purana Kasyapa 的學說

迦羅鳩跋的學說——關於迦羅鳩跋迦旃延的傳記不明。他的學說，以地水火風苦樂靈魂，爲常住不變的獨立要素。在性質上，也承認虛空；所以一共爲八種。謂此等要素，非由他物所作所生，也不作不生其他任何之物。它們之間，無相互融和影響之關係。我人，即由此等諸要素結合累積而成。要素之間有空隙，互不密着。其根本學說不像感覺論而又似感覺論，承認有靈魂。根據唯物感覺論的思想，說要素都有實體而佔有空間。在此說中，雖靈魂亦不例外。謂靈魂佔據空間，與四大相同，爲實體而無活動性。爲了說明人的幸與不幸，承認有苦樂要素。而此苦樂要素，也同樣的佔據空間。所以苦樂和靈魂，都很明顯地被作爲物質。然而此等諸要素何以會結合而或物狀，其答復則不外爲拘舍梨之無因緣論與自然論。由於無因緣論與自然論的思想，說無有殺者令殺者，聞者令聞者及識者令識者，遂致於說，殺人也無不道德之所在。此說的根本與拘舍梨相

同，有種種共通之點。惟要素的數目，比拘舍梨少；這應說是對拘舍梨學說，加以整理後的結果。至於殺人為非不道德之說，此乃快樂論學說上所必然的歸結，也是胚胎於拘舍梨。又根據其傳說，兩人的學說常相混。恐怕迦羅鳩默，也是邪命派中的一個異派。

富蘭那的學說——富蘭那迦葉，謂偷人、殺人、殺人及殺一切生類，皆非惡事，亦無惡報。相反的布施、祭祀、苦行、不妄語等，亦非善事，也無善報。完全為無道德之說。然而在這樣的公然否定道德與宗教之下，却糾合弟子，為大師之一，被開於後世，誠然是一件怪事。阿耨多與迦羅鳩默的否認道德與宗教，是由於以唯物論或感覺論為胎盤。而富蘭那也這樣，便自然在狗嘴裡生不出象牙來。根據別的傳說，富蘭那的學說，常常與迦羅鳩默及拘舍梨相聯繫，所以應該把富蘭那與彼二人看為同類，為邪命派中的一個異派。且對拘舍梨的學說，從道德方面去追求其理論，則富蘭那的學說之由來，便無法否認是以他為淵源。大概富蘭那也就因為在這一點上強調，才被作為大師之一的吧！迦羅鳩默及富蘭那的學說，都未能遺後世以形迹，而我們對於拘舍梨學說的缺點，也就值得注意與深思了。

九、刪闍耶毘羅祇沙 Sanjaya

Velatthiputta 的學說

刪闍耶，傳說是舍利弗和目犍連投入佛教懷抱以前的老師，集有很多弟子。此人對於他世，化生有情、善惡業報、真人或者人死後的有無、亦有亦無和非有非無等問題，被質問的時候，他便玩弄玄虛，避免作肯定的答復，令人捉摸不定。當時所謂無知論或詭辯論，即是指他而言。無知是不可知，詭辯是模稜兩可，使人難以把握。要問道他的本意，是說不如如此，就有碍於解脫涅槃之證得。所以

他糾合弟子，以努力的實踐修行，為得最高解脫的途徑。他的意思即是說，人知有限，不能得一切事物的無限之真。又各人根器不同，沒有普遍的安適性。他所被質問的問題，真可謂集大成；諸凡當時思想家所力求解決的哲學宗教上的根本問題，都被羅殆盡。總之，他以為對那許多的根本問題，我人要想得到它究竟普遍而必然的真知，是不可能的。

假如執着任何個人的偶而見解，而將之輾轉傳授，則必使他人隨起執着，成為自他共同欲得解脫涅槃的障礙。實際上當時對這些根本問題，也議論百出，而各自其是，各非其非。如以客觀第三者的立場看去，也確實是互有是非，誰也不能被認為是最圓滿無缺。刪闍耶就是這樣一位採客觀立場的人，認為倒不如索性無知，絕聖棄智，掃除判斷與教授，作絕對的消極主義。然而在積極方面，並不是小聰知的價值，只是在進行捨離其自己的知。這種進行，大概是修定的。但由於他集合弟子，共修禪定，很明顯的還有一種判斷與教授的存在。對於他這思想中的矛盾，姑且不管，而像他這樣絕對懷疑的消極主義，在當時却富有意義。從他這樣的思想，嚴格地說來，要做一個宗教家，成立自說，教導弟子，却已呈現了自己立足不穩的動搖現象。作為哲學宗教家，有一種自我辯護防禦對策的，在此時代中，至少有耆那教。耆那教於知識論方面，影響甚大。

十、耆那教

大師中還有一人，叫尼乾陀若提子 Nigantaha Nataputta，他是耆那教的教祖。本名叫巴陀摩那 Vartamana，生於紀元前四四八年，於四一八年前出家，與拘舍梨同修六年。分袂後四年，於紀元前四〇六年大悟，成為耆那 Jina（勝者），至三七六年七十二歲而終。大悟後，被尊稱為耆那，大

勇或大雄 Mahāvīra 等，有很多名稱。尼乾陀，是大勇以前所存在的一派宗教，大勇入教後，便成為這一教的祖師。由於他的改革學說，以後便被稱為耆那教。若提子，是說他為耆提族出身。所以尼乾陀若提子，即是耆提族出身的尼乾陀派人的意思。

根本的思路——尼乾陀的學說，謂世界常住，靈魂無限。而大勇的學說，則謂世界及靈魂，都是相對的常住與無常。並且是無數的。這是大勇學說根本思路中重要的一點。他差不多全取相對主義。此相對主義，名蓋然說 Syadvad。他以有、無、亦有亦無、可以言詮與不可以言詮，配成七句型。即是把可以言詮開列為三種，不可以言詮如一般所說為一種。當時對於他方有無的問題，本來流行着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的四句，大勇則把它省略了為三句。因此，凡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多方面；單有單無或亦有亦無的一方面，是不可以言詮的。縱是可以言詮，但也不能作為絕對一方的解釋。所以無論言詮或理解，都應該說是相對的，而且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可能的。例如事物，由其主體而言，雖可以說是不變，而由其狀態及內容而言，則便不免是變遷無常。要說事物是不變常住，只能說是在它某一角度下 Syat。如此凡是在相對的場合，對相對的言詮，並非全不可能。對言詮並非全不可能，即是對判斷與教授，無絕對根絕的必要。因而此相對的消極主義，同時也是相對的積極主義。這分明是大勇，把言詮判斷和教授的可能，拿來防禦刪闍耶的絕對消極主義的。既是相對的，則在積極主義的方面，便開出一條建設的道路。在建設的道路中，更規定有那耶 Naya 論理言詮的方法。謂舉五種或七種的時候，那是開合的不同；說一般的東西 Samanya 和特別的東西

Vaasara 無區別；稱前者為主，亦稱後者為主等，都是表明相對主義的。同時這也是理解相對主義的規則。總之，耆那教的各種說法，都是建立在這樣的相對主義之上的。

宇宙觀——耆那教的相對主義，對於事物，不作絕對性，僅是有關於言詮的可能和方法的。所以他的學說，應該完全從此產生才是。其實却不然：因為通常說耆那教，差不多是完全繼承於古尼乾陀的。而大勇採用尼乾陀之說，只是在說明其學說有言詮之可能，立相對主義，以對禦那闢闢耶。

耆那教的學說，有二諦七諦或九諦之說。二諦，即是靈魂 *jiva* 和非靈魂 *ajiva*。靈魂，大別分動與不動。前者是存在於地水火風及草木中，後者是存在於動物和天之間。這和拘舍梨的學說相同，是一種古來的精靈或生命之說。靈魂，主要的是含著意志的知，生命性和其他活動等種種的屬性。作為耆那教特有思想的，是靈魂和其寄住的物體一樣大，而有上升性。前者是由身體中任何部分都有感覺的幼稚之推想，後者是基於古代謂靈魂去太陽之說。純是個人靈魂的思想。非靈魂，即除此靈魂以外的東西：包含有法 *dharma* 非法 *adharma* 虛空 *ahasa* 和物質 *padgala*。此四並靈魂為五實在體 *astikaya* 或實體。此四並靈魂為全宇宙的資料。此中虛空，也是作為彼等存在與活動場所的大虛空。它是唯一無限，常住無作。連虛空及靈魂等範圍，並稱世間 *loka*。稱此以上的虛空為超世間 *aloka*。超世間中，唯有虛空和解脫了的靈魂。法非法和世間，同在一個範圍之中。而法是其足運動條件的東西，非法是靜止條件的東西。它倆雖不能使它物運動和靜止，但沒它倆，物的運動和靜止即不可能。這拿對魚游泳的水，對物落下的地，是可以獲得理解的。說它倆皆是常住，唯一

無作而獨立的實在體。物質是無數的，有常住和活動性，與靈魂相同。其它之點，與靈魂相反。最顯著的，是物質無生命而有下降性，耆那教所謂物質，原來直接指肉體。由構成此肉體的要素說來，是獨立的。根據一般的觀察，便致於變成一般的物質。物質的下降，却妨礙了靈魂的上升而使之停留於身體之中。所以物質被說為身體、言語、意志、呼吸並業，為苦樂生死的原因。又物質通常被作為色、香、味、觸、聲、合、離、粗、細、形、暗、影、熱和光等，所謂細，即指原子 *anu*，粗，即是複合物 *samudha*。此原子不必不可分，它佔據着空間之一點，有極遠的動性，如乾與濕一樣，互相結合，成複合物，而形成物體。對此原子的思想，雖未細說，但此確為印度最初的原子之說。近來為一般思想界所崇奉，這是他的特色。可是正統婆羅門，直至遙遠的後世，仍予此以排斥。

以上二諦，說虛空、法、非法，是場所與條件的實在體。靈魂和物質，各有無數，皆有活動性。由此結合累積，成立萬物。六師之中，除闢闢耶，大多同此系統，為明顯的唯物論，皆應併入於積聚說。此等完全與正統婆羅門的系統相異。特別耆那教，完全就現實觀察與分析，謂一切皆由諸要素結合而成。對死和壞劫的考察，那完全是自然的趨勢。關於諸要素怎樣結合的問題，在耆那教却不重要。他除了答復為原子滑粗的程度不同，互相像乾濕一般地結合而外，於學說上，根本即未考慮。但因為他們在宗教上很重要，所以對他以下的說法，是可以重視的。

有情觀——靈魂為了和物質相結合，以致於把它本來的上升性被妨礙被束縛而染污。所以應該使之與物質分離，顯現其本來的本性才是。欲達到這目的的方法，即不外為修行。一般把靈魂與物質，看

為同等；可是在宗教上，則必看靈魂為純淨，而物質是染污。所以修行，也就成為滅殺肉體物質的勢力——修苦行。耆那教以苦行為中心，被稱為苦行主義者。他們為了明白指出修行的必要及根據，把二諦作為宗教的，分其關係為漏入 *esava* 繫縛 *bandha* 制御 *sanvara* 寂靜 *nirjara* 和解脫 *moksa* 的五諦。或加善業 *punya* 惡業 *pipa* 為七諦。或更加前二諦，為九諦說。

他們分我人日常的活動行為，為身口意三業。身業口業為整業，意業為半業。因為他們說業是物質的，所以在三業中，身口二業最被重視。像這樣的業 *karma*，流入靈魂而附着於靈魂時，叫做漏入。又此業，說是一種輕微的物質，當身體動作時，它即隨之而出，捲取靈魂，成一種身體，所謂業身 *karma-sarira*。這業身有漸漸增長的性能，使靈魂久昧身體之中，輪迴生死；不至解脫，則不得與之分離。在此期間，即叫做繫縛。繫縛時，業為生死苦樂的原因；一方面於靈魂起附加的變化，一方面作它自己的活動，以定我人壽命等個人的家族的社會的關係。是凡個人的窮通壽夭，皆得依此而說明與解釋。又依此起種種惡心，其主要的有怨慢欺貪之四種。因此不聞正教，不起修行，繼續被繫縛被漏入，輪迴生死。幸而這輪迴雖無始，但不必無終。只要我人，能使根本業停止其活動的話。業之中，被區別有善惡的兩種，有時也把它立為二諦。在這裡，有一點須注意的，即是善業縱強勝，終亦不過為生天的種子，而非解脫涅槃之因。解脫觀——脫輪迴，得解脫涅槃，必須依其宗教的辦法去修行。作為一般修行辦法的，是守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離執着的五戒 *vrata*。這是消極的。然而在消極的反面，有其積

極的所在。如禁止殺生，嚴格到極頂時，便會成為慈悲的德行。但修行的本意，是停止業向靈魂滲入，所謂制御。制御，不僅是停止業的滲入，同時還要改變靈魂受滲的情形並已滲入的業的狀態。這第一是制御身口意三業的攝護，第二是細心注意行住坐臥，避免殺生的攝意，第三是在心理上持十種正心的行法，第四是深思熟慮，研究著那教的教義，第五是打破身心難忍難耐的忍耐，第六是實踐五種自制行，第七是修持 *tapas*。修苦行，被認為是獲取寂靜最主要的法門。所謂寂靜，即是使靈魂離開靈魂。業是前世的積業，它自然成熟，一了之後，就什麼動靜都沒有了，所以叫做寂靜。但這是要長時期的，要特別用手段，才能使它早日脫離。已經說過，對這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修苦行。苦行，一般分內外兩種；外苦行是斷食、減食、一定的限食，避免美味、索居閑處、使肉體受苦。內苦行是懺悔、正行、依順、修學、遠離和靜慮。外苦行主要的是減滅物質——業的力量，內苦行主要的是停止業的滲入，並使已經滲入的業消滅。因為內苦行有詳細的說明，使苦行很顯著地被解釋為精神的。然而在著那教的學說上，苦行是使肉體受苦的方法，對靈魂是消極的，對物質是積極的。如果將之解釋為精神的話，那恐怕已經是把苦行看為目的了吧。若苦行完成，故業消滅，新業不生，成真寂靜，絕對知 *kevala* 便被顯現。稱這樣的人，為絕對知者 *kevalin*。但這時還有肉體，以及由業身所起的苦樂、壽命、姓名等的存在，並非完全與它無關，一切業皆滅。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滅了一切業，才是解脫。在這時的業，雖可言之為滅，但實在並不是物質的斷滅，而是完全的分離。即附著於靈魂的東西，已被消滅。真的一切業皆滅時，實際上是死。即死時靈魂依其上升性及法的關係，可以上

昇。但一到超世間，其法已不存在。這所到之處，即是解脫境界。對此解脫境界，雖被認為最高福樂，其實不過是對現實之苦而言。真的說來，它是超越苦樂，完全與物質分離，恢復了靈魂的本性。對一切言詮，都附以否定辭的，即是在這時，對這樣的境界而說。他們說解脫後，靈魂猶個別存在。要嚴格說來，一切身體個人的條件已經取消之後，還說有個人性的存在，是沒有理由的。由於說個別存在，所以著那教是徹頭徹尾的多我說。又在著那教，允許絕對知者，斷食或自殺。傳說大勇的十一大弟子之中，就有九人在大勇臨死前自殺。所以著那教，未必是利他主義的。又在大勇以後，沒有一人再被稱為著那，及在家不得解脫之說，這至少還未能脫離差別階級的觀念。

知識論——著那教把整個教義，歸納為正見、正知、正行的三寶。正見在修行之初，信仰真理——著那教教義，本含有正信的成分，但由修行漸進，至將整個教義，成為自己的知見時，則被名為正見。正知正行，實是正見中的一部分。正行，即是指前面的制御及寂靜。正知，屬於靈魂的知；有思知 *mati* 聞知 *sruta* 超絕知 *vadhi* 他心知 *manahpariya* 絕對知 *kevala* 的五種。思知，是從五根和意而來的知，為常人所有。聞知是基於思知，由書籍而來的知。書籍是指著那教的經典並以外的學說，稱內外典。內典因十二 *ahimsa* 為十二，外典則無數。然而聞知的本來意義，一定是指聞大勇說法所得的知。因此知能導人於解脫，所以特別有價值。但大勇死後，只有以他的典籍為代表；因此說聞知，是由書籍而來。可是一言書籍，便又包括了外典。超絕知，是在時空上，不假感官，於很遠處所，可見物質的一種靈魂的直接之知。謂很多神和地獄的有情，可以生下來就有；而人與獸，必須依寂靜才能得到。他心知，是知道他人思想

的一種超自然之知，唯人有之。絕對知，是到達寂靜時，知到其實體與狀態為完全絕對的知。此五種，順次增加其價值。分別說來，前二種是間接知 *Paroksha*，後三種是直接知 *Pratyaksha*。前者要感官的媒介，後者不要。後世印度於一般場合，將知道眼前現存的東西為直接知，與思知聞知相同；相反的為間接知，與超絕知等相同。這與上面的分類，正是相反。若就一般知識論來說，後三種是神秘的，只能單說其前二種。前二種聞知的知，要說起來，與思知不無差別。在這一點上，本來與後三種也是相同；不過著那教要將之作特別而已。如從後世所立的聖教量看來，聞知正是聖教量，是不可輕易看過的。又區別思知謂由五根和意而來，也是應該注意的一點：即是前者正是後世的現量 *Pratyaksha*，而後者正是後世的比量 *Anumana*。所以聞知和思知，可以說已經是後世三量之嚆矢。又此所謂知，詳細說來，包含有知的過程和知的結果在內。後世雖也有他派將之區別為異名的，但實際上，總是混合的多。

這樣的著那教說，大部分是原來尼乾陀的遺產。所以在其中，有很多都是古說。如精靈或生命，即與邪命派相通。且在與義書中，也是根本即存在的東西。不過與義書，將之用哲學的洗禮，成為泛神論；而著那教與邪命派，就那末著其原說而已。由此，印度在古代，一般已有精靈或生命的思想可知。著那教中，通常有二十四祖。其第二十四祖即大勇，第二十三祖為波奢或波栗濕縛 *Patasya*。在此以前，恐怕都是神話的人物。而波栗濕縛，相傳為歷史的人物，在大勇以前二百五十年。此雖不得確實而知，但在大勇以前，已有尼乾陀的祖師，殆可以斷定。而著那教說，亦非大勇一人所始創。如此情形，應該被推定在與義書時代，已經存在。又積聚說，已不是新穎的東西，從之轉變說與積聚說的對立，其由來也就應該被說是相當的古老了。

論佛教人生的創造與建設

醒世將軍

在人識淺，拾到一根牛毛，便以為已經抓住了牛耳，甚至有人只是聽說牛毛是個什麼樣子，他便沾沾自喜地，認為他已懂得了牛類的心理分析與生理解剖。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是知識界的一大病根，但也是佛教的一大不幸。佛教的義理，博大精深，很難使得世人來確實了解，也不可能讓人家來全部接受。因此，由於不了解而產生誤解與曲解，由於不能接受，便發生了種種排斥的現象，將近二千年以來的中國佛教，便是在這實質，並不違背中國的傳統（儒家學者，另一個乃是近世由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儒家的資本是以民族的體感作為後盾，基督教的勢力，則以外來的宗教，文明，作為收買信仰的手段。佛教是外來的宗教，佛教也沒有新時代所賦予的物質條件，佛教雖有歷劫不變的真理，然對目前環境的應付，却不能說不感到吃力了。不過，時代雖然艱鉅，我們仍得將它克服才是，不但克服時代佛教有責任，佛教更有責任來領導時代，而作為時代演進的先驅，因為佛教的一般宗旨是在化民導俗，如果不能領導時代，而在時代的背後喘氣，那還有什麼化民導俗的成績可言呢？

(一) 歷史的方向

佛教自從後漢末葉，傳到中國以後，雖然由於佛教教理的寬大與慈悲，而沒有與任何學派或宗教，發生過流血的衝突，但在思想方面，却沒有一天，不受著外力的攻擊和圍剿，最初是佛道兩教相融而受儒家攻擊，後來由於道教勢力的數次抬頭，佛教受到了幾次政治上武力的摧殘，隋唐以後，尤其到了宋明時代，儒家思想的排擠，更為激烈，其實，無論道教的或宋明的理學，都是吃葉忘本的東西，如果不吸收佛教的思想，道教便無從建立，要是不受佛教思想的薰陶，宋明的儒家，也不可能有所理學的產生。然而，佛教却並不因為外力的排擠，而會受到被時代淘汰的威脅，相反地，今日的道教，如何了，宋明的理學又如何了？雖然，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目前正在努力於儒家宗教形式的重建，但那只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波瀾而已，他們努力的結果，充其量是給儒家的思想來一番整理，如果別想樹一幟，而欲成為儒家人文宗教的開山祖師，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他們為了自己的思想範圍，對於儒家以外的思想，便不能沒有有所批評和譏諷了。因此，目前的佛教，尚有兩大勢力，為之抗衡，一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其實佛教的本

主，提倡與崇奉，這正如佛經上說的佛法寄屬於人王，東晉釋道安也會說過法非王者不興的話。當時無論經造像或建築塔廟，從來不用出家人去沿門托鉢而籌措化緣，一切費用，均由國庫支付。因此，我們便覺得生也恨晚，沒有趕上當時的盛況了。實際上，歷史是許多片段的連接，每一個時代，都會構成整個歷史的一個環節，這種環節永久都在延長和增加之中，因此，歷史的原則不是循環性，而延緩性的，古人的時代已成過去，我們的時代則正在進行，古人對古人的時代負責，我們也應當對我們的時代負責，古人對我們的時代負不了責任，我們也不該把本身的責任交給後代。所以，我們既然生在現代，就該面對現實的環境努力下去。同時，歷史雖然美麗，何嘗又有我們的時代樂觀？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等摧殘佛教，豈不就是古代的施予。如今雖然沒有君主來宏揚佛教，但是現代的法律，却保障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再不會有道教徒如寇讎之，崔浩與張賓等的屠戮君主，而有法難的危險了。要不然，今日的道教雖已沒落，基督教的勢力，却在代之而興，萬一我們的君主迷信基督而欲毀滅佛教，那末佛教的命運又何堪設想？總之，我們不必羨慕古人，我們應該有我們的天地，同時，唯有在法律的保障下，我們方可發揮個人的意志和才能。如果我們不能對當今的時代負責，便對不起古人，也對不起我們的後代！

(二) 要對時代負責

人類都有依賴和推諉的習性，往往有人以為自己已所生的時代不好，而嚮往古人的生活。也有人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說現在的不好是由於古人傳下來的流弊，以後的理想社會，應該由我們的後代去經營。其實，這種是低能兒的想法，也是沒落者的論調。

佛教徒之中，俱有類似的思想者，當亦大有人在，比如當我們看到佛教史上的記載，魏晉南北朝而迄隋唐時代的佛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大部份的經典和論集，都是完成在那一階段的翻譯和著述，十大宗派的成立，也在當時，如鳩摩羅什時代的歸經道場，如雲崗的石刻，如玄奘的西行，在在都是令人欣慕的景象，考其原因，則由於君

(三) 要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個人的價值，無論在時間的過程中，或空間的立足點，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們却不能因為渺小而感到自卑，由自卑而自暴自棄，要知道，每一個人的自性或者本體，都與偉大的宇宙相等。以佛教的解釋，這種本體在宇宙稱為實相，在佛的法身稱為佛性，在人類所有的眾生之中，則稱為自性涅槃，佛陀與人的本體，只是境界的不同，並沒有渺小與偉大的區別，個人與宇宙只是表相的分別，却不是本質的兩樣。明白了這一點以後，我們

便會感到自己並不可憐了，因為自己以為渺小，他就可憐，自己以為堪於造就，便會覺得可以告慰了。

然而，能够了解自已尊重自己而創造自己的人，却並不多。我們且以弘法事業為例：一般佛教徒以為自己懂得不多，不便向人家宣傳；有的則以為弘法事業是法師們的事；法師們則說，弘法談何容易，沒有經濟撐腰，什麼也不要想。事實上，這些人，都是犯了自卑和小看自己的通病，如說自己懂得不多，那末筆者敢說，除了佛陀以外，誰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學佛的了，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沒有成佛，而將弘法的工作停止呀！況且，維摩經上告訴我們，菩薩以衆生為福田，可見弘法利生的工作並不是法師們的專利營業，而是凡想成為菩薩或佛的一切佛教徒，都該負起弘法利生的責任，只要機緣許可，儘多少說多少，即使只懂一句阿彌陀佛，轉告他人也是好的。不但弘法，而且還要勸導，無論那個，若給佛教有惡意的攻訐，佛教的每一個信徒，都有研究駁斥的義務。凡為愛護佛教的人，人人都有護法與弘法的責任，唯有人人都是弘法的宣傳者，佛教才會發揚光大起來，淨化的世界才會早日實現。再說到錢的問題，這似乎是对的，因為佛教沒有健全的組織，經濟來源也很有限，大多數的弘法工作，全為私人事業，私人的經濟有限，所以弘法工作也無法大規模地推廣。可是這並非根本的理由，我們試想，釋迦牟尼的時代，佛陀雖然身為王子，但他並不是靠著王子的財產而做教化工作的，他的祇園給孤獨園，就是一個例子，乃是出自信徒給孤獨長者與祇陀太子的奉獻，餘如中國的孔子，他自己本身並沒有錢，但有學生子貢替他作全部教育經費的供給，又近代如中山先生的領導國民革命，他本身何嘗是個大富長者，還不全靠他人的資助嗎？由這些例子，便可說明：創造事業，並不全靠自己的經濟基礎，但看我們自己，是不是具備這種能力為準。近世佛教界，也有一個實例，那就是太虛大師的寰遊世界，他自己本身，並沒多少積蓄，

還不全仗信徒的贊助？事實上，佛教的財產也不是沒有，只是沒有統一管理，而變成了私有，比如臺灣的寺產，就是最糟糕的事實，小禪者，以募化的金錢，購買私人的住宅，大禪者，利用寺廟的香火而肥少數廟董的私囊，如果將這些財產作為弘法的基金，當然很好，可是筆者以為，要使佛教的財產統一管理，佛教的制度便得革新，要革新佛教的制度，又非人才不可，那末誰是人才呢？但看我們各人的努力，不要小看了自己。

(四) 努力的途徑

佛教本身，也有多少值得檢討的所在。佛教本來是絕對主張自力創造的，唯有以自己的力量，才會達到果位的目的，如果自己不行，佛菩薩再慈悲，也是愛莫能助。因為因果報，全由個人自己的業力主宰，誰也干涉不了。可是後來的佛教徒，誤會了佛陀的本懷，將佛陀的方便當成了究竟。將因緣說教當成了他力往生，尤其後來佛教中滲入了神教的思想，他力往生的色彩，便愈加濃厚了，但也投合了人類劣性的口味，大家以為只要口頭念佛便可仗佛光明，由佛接引而往生西方淨土。但我們就忽略了彌陀經上所說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是人臨命終時，才得見佛花開。這種念佛法門，實際上就是禪定的工夫。在般舟三昧的定中，十方諸佛，悉皆現前，而般舟三昧，便是念佛法門。否則有口無心，但只念佛名號而得往生西方，與現實不合，倘若果真如此，佛與基督教的上帝，又有什麼不同？那末佛教主張的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也該變成廢話了。

由此可見，我們的努力，必須先從本身做起，且由本身的內心做起，由內心而發於外行，由本身的外行而感動他人的內心，使得他人也會從他的本身做起。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好一個佛教徒，整個的佛教才會健全，也唯有自身的健全，才會逐日與我們所嚮往的果位接近。要不然，我們雖做一些佛事，亦被無明煩惱，蕩得無影無蹤，還談什麼佛

學修行的功德呢？

(五) 本位創造與往世業力

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總喜歡將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解釋得非常狹窄，認為因果報，便是宿命論或定命論，既然有因，必定有果，如無過去的因，當亦不會產生現在的果。因此，有人以為這是笑話，比如我們的房子失了火，我們可以不用逃避，因為命中注定我們燒死，逃到那裏，也都會葬身火窟，如果我們不該在火中燒死，豈不是房屋燒光，我們也不會灼掉一根汗毛嗎？所以世人往往談笑因果報的愚癡。其實，佛教所講的因果，何嘗是真的如此？佛教講因果，同時還講緣起。因只是種子，單是種子，絕不會萌芽生長，而致開花結果，一定還要土地、日光、空氣、水份和肥料的外緣，種子才會變成果實。可見，我們雖有種種往世的業因，如果今身能够善加疏導，使得善因滋長發達，而將惡因抑制下去，我們便不會遭受惡報，而能感得善果，等到我們一旦頓悟而明心見性，往世的惡因種子，也就全部抖落，所以南北朝時代的竺道生法師，便主張善不受報論，相反地，如果疏導得法，惡因當亦不會受報。否則，我們學佛精勤，只是今身的功德，往世的惡因，依然要受未來世的果報，豈不太悲慘了！

明白了這一點因果緣起的原則之後，凡是佛教的信徒，無論出家或在家，都該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了，我們如果能够創造自己，而使得自己以自己的力量去接近我們所嚮往的目標，便是掃除往世惡業的最好辦法。所以，佛教的人生應該是樂觀的，只要自己有把握來培植自己，那就「回頭是岸」，只要肯為自己的理想而進取，理想的境界，便會一天一天的向我們接近，我們無須考慮往世的業力，但問自己，今身是否已經做好？

(六) 本位創造的方法

中國的佛教，不是原始佛教，所以中國的佛教

徒，也就缺乏原始佛教的精神，雖然古代有許多高僧在實踐方面下過很多的工夫，例如彌天釋道安法師，便是一位非常注重戒律和行持的人。但是由於中國文人的酷愛談玄，所以大多數的佛教學者，也都染上了文人的習氣，形成了名士與名僧相往，老莊共佛理一談的風尚。致使有孫綽的遺論，將佛家七道人，化作儒家竹林七賢的記載，在當世可能是出自對名僧的恭維，實際上，無異是給了佛教的一大侮辱。出家的僧人，怎好與那些放浪形骸的酒裏乾坤去比較呢？其實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願意以文人的資格自命哩！有人說，近世文士派的風氣，是開始於太虛大師的門下，但我不敢相信。太虛大師的宗旨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並且曾有一位學者，想從太虛大師出家，大師問明他的出家動機，是想把佛教的教理，來一番研究和批判，大師便沒有接受那位學者的要求，因為依照大師的意見，要他出家以後，必須先持幾年戒，學幾年禪才行。可見太虛大師本人，還是注重修持的。筆者又曾聽說，太虛大師的門人印順法師，對於佛教徒宗教情緒的低落，感到非常痛心，這又證明太虛大師的門下，也並不主張文士派的風氣。

當然，僧人而能博古通今，內典與外學並修，世道與佛理兼治，能够交遊於當代的名流學者，對佛教來說，自是有益無損的，同時也惟有佛教徒加入名流學者群中，佛教的地位才會提高，所以比起等而下之的馬流僧與經懺僧來，自然可貴得多，也高尙得多了。不過佛教宣說義理，也更注重實踐，名僧而不能實踐，於他本身實無多大益處，我們知道出家而成為名僧很不容易，成為高僧當然更難，但是如只名而不高，那他就失去了出家學佛的意義，像晉代的于道潛，竺叔蘭，近世的蘇曼殊等，都是以詩文風雅見稱於一時的名僧。但是如以名僧而能實踐，那就變成戒定慧三學俱修的高僧了，如晉

代的釋道安，釋慧遠，近世的弘一、印光，八指頭陀及太虛大師等。同時，唐代的各宗祖師們，也都重視戒定慧三學的實踐。因為佛教雖是智慧的宗教，然而不持戒無從斷欲，不斷欲望與雜念便無由生定，戒定不修，解脫之道，即永無達到的可能，學佛而不求解脫道，豈不可惜！也許有人要說，佛陀也不主張頭陀行，同時佛曾勸說過老迦葉，也嘗批評過苦行林中的外道，然而，持戒參禪並不等於苦行，苦行是以盲目自苦為手段，持戒參禪則是依教奉行，而求得解脫的法則。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要懷疑，筆者只注重戒定的可貴，却忽略了其他的法門，那末誦經有用嗎，拜懺要得嗎，念佛不對嗎？乃至於布施喜捨，也不能幫助我們的功德嗎？當然，筆者絕對不敢否定這些佛事的價值，不過，但看我們做得是否恰到好处而定。

過去的祖師們，往往各精幾部經論，或各專一個宗派，所以專心於毗曇的，毗曇便是他每天必誦的經典，致力於空宗法相的，凡為法相宗所屬的經論，便是他時常誦讀的東西，因為只有時常誦讀，才能對他心所愛的經論，有深刻的理解，比如我們讀一篇富有哲理的文章，讀第一遍時，也許只知道它是黑字白紙，讀第二遍時，便會領略到其中的大意，再讀三遍四遍五遍，一直讀到十遍二十遍時，它對我們的影響，便會由似瞭解而瞭解，由瞭解而能觸類旁通，引發我們自己的思想意境，使得我們歡喜欲狂。讀誦經典的意義，當然也是同樣的道理了。不過像世俗人那樣，心不在焉地誦經，當然也就意味不同了。

再說拜懺，有許多人見到佛教現狀的不理想，往往會埋怨古人的不是，總以為古人害了我們，使得許多原為「弘法」的僧尼，變成了販賣如來的經懺工人。要不是南朝的帝王梁武帝等的開

始修作懺文，至今可能不會有拜懺這個實業了，如果不是梁武帝時代建立了種種法會的名目，如今可能也不會有人以交易的性質來請僧尼，為人家的亡靈而作超度的佛事了，無怪乎近人羅家倫要說「佛教是研究人死的哲學」了，因為只見僧尼們為着他人的亡靈而奔波勞碌呀！其實生前不學佛，要想死後仰仗僧尼的超度而得超度，恐怕只是活人對活人之間的一種面子問題吧！不過，我們也不能埋怨古人，古人作懺文，與發願文的性質相同，故也無可厚非。只是今天的我們，如果天天懺悔而天天犯戒犯罪，拜懺，當亦無有是處了。

至於念佛，上面已經說過，念佛乃是一種禪定的同類別名，如能由念佛而得般舟三昧，念佛當然有用，不過凡為修持，必定有他所依據的經教，禪定自不例外，否則，非洲黑人部落中的巫師有定功，中國古代道教所謂「食氣」的真人，也是定功，西方的耶穌基督，能够表演神奇，當然也是禪定的力量，但如不依正教，雖習禪定，也只能與野狐相當罷了，所以佛教的修持，都依經教。學淨土的有彌陀與彌勒觀等經，念佛的有般舟三昧經，餘如安般守意經，楞伽三昧經等都是，既使被後人稱為「教外別傳」禪宗初祖，菩提達磨，根據考證也是學的楞伽經，正因為他們有經教的心得作為各人的依歸，後世的學人，才斤斤較兩於衣鉢真傳的可貴啊！

最後說到喜捨與布施，當然也是有用的，不要說布施錢財，供養三寶，即使只說一句佛教的好話，乃至施捨一個小錢給路旁的乞丐，都有很大的功德，所以筆者前面會說，如你只懂一句阿彌陀佛，你就勸導人家也念阿彌陀佛。不過，這種布施三寶與慈善事業，只是培養我們善根增長的一種方法，絕不像基督教所說，信徒把錢送給教會，便等於存進上帝的銀行，等到升入天國以後，上帝便如數放

還的這樣解釋，所以這道生主張善不受報。我們能够布施三寶而與三寶接近，便是苦海回頭的開始，當我們將各人的善根培養成熟，我們也就有緣去與高僧大德一樣地同證果位，所以捨財與布施只是信佛學佛的開始工作，而不是入佛知見的究竟法門，但是沒有開始又何從而來究竟，因此初機學佛的或者尚未信佛的人，應該勸導他們，多多布施，儘可能地喜捨，以資培養良知，激發愛心，而增長善根才是。

(七) 本位創造與自我解脫

我們在西洋史上可以看到，文藝復興以前的學說思想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強調上帝的至高無上，凡為違反新舊約言論而負有冒瀆上帝的罪名時，便該綁去用火燒死，他們以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者，上帝沒有說過的話，誰也不配說，上帝再沒有道理，也是對的，比如說人類全是上帝造的，人類的死也是上帝的意旨，人在生前沒有靈魂也沒有生命，人在生後，如果未聽上帝的福音，即使是剛生一個小時就死亡的嬰兒，也要將他的靈魂送進地獄，永遠受苦。像這樣的理論，上帝豈不是太不講理也太殘忍了！然而，西方的思想，任便他們如何改變，終也脫離不了造與被造的觀念。比如哲學家康德，他不承認宇宙是上帝造的，他以為星球的最初，是一大團自然雲氣，因雲氣旋轉而漸漸凝成球狀的液體，然後變成固體而滋生萬物，但他對於大自然旋轉的原動力的產生，便發生了難題，於是只好推說，最初的動力，大概是來自上帝了。

佛教就不是這樣說的，而且從來也不會產生類似的難題。上面已經說過，本體在宇宙稱為實相，在衆生稱為自性涅槃，衆生的生死往還，富貴貧賤，全在於各人自己的因緣而隨着變遷。那末將生命觀擴大為宇宙觀，宇宙豈不也是本著它自體各種

因緣而在成住壞空，空成住壞地演變不絕嗎？同時西方人總喜歡尋找宇宙的起點和終點，所以非要抬出一個上帝來不可，其實聖經上既說「上帝是自有永恆的」，那末宇宙的本體，為什麼就不能是自有永恆的呢？所以佛教對於大自然的解釋是「如環無端」「無始無終」。如果明白了無始無終的宇宙觀和生命觀以後，西方人就不會再請上帝來當他們的老祖宗了。因為依照佛教的看法，人類的事業是由於各自的本位創造，衆生成佛，是衆生本位創造的最高境界，空間自然的宇宙萬物，當然亦屬本位創造的產品了。

宇宙的本位創造，目的在於自然，人生的本位創造，最終在於解脫。什麼叫做解脫？有人說，「死而無遺」，便是解脫，有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也是解脫，但是佛教的解脫，並不一定要等到死後，才能表達或領會。佛教所說的解脫，乃是心的靜止，或者是慾念與妄想的斷絕，也是煩惱與無明的根除。所以佛教戒律中有五戒十善，八關齋戒，與八不淨物的制定。在中國的佛教史上，高僧固然很多，「人人都是顏回」，却不可能，所以史書上有僧尼與政的記載，有僧人謀叛的事實，也有僧尼奔走於權貴而圖名聞利養的例子，佛教史上數次法難與淘汰沙門的不幸事件，固然由於當世種種外在的魔障，但是僧尼的腐敗，也不能不算是因素之一，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我們當可假借自照。有人說生在亂世，法事不易，但在晉代的慧遠法師，卻沒有這種顧慮，部份僧尼因了政治的關係，而被桓玄下令淘汰的時候，慧遠法師却在廬山，卓然不動聲色，並且受到了桓玄的優待，桓玄說：「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由此可見，我們不要擔心佛法不能永久常存，只要反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像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我們是不是已經接近了解脫的邊緣，或者正在向解脫的工作上

努力？如果我們對於世間的名聞利養放不下，對於戒律不能儘可能地守持，那末，你爭我奪，各謀權術，彼此傾軋，相互誹謗，佛教之亡，便不遠矣！

(八) 結論

維摩經上說「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我們既然生在這個世界，就該以這所在的世界，作為創造淨土的中介。然而我們的淨土，決不像老子所說，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我們是要將這世界的人類，全部得到解脫以後的社會。不過，如要使得人類全部得到解脫，必須先從我們本身着手，然後再由我們去影響他人，他人再影響他人，這樣子一而十，十而百地影響到最後，豈不就是佛國淨土的顯現嗎？

茲承

- 一、董事：蔡觀依、張觀怡各助二十五元
- 劉董運琴、李本慈各助一百元，張伯英捐助五百元。
- 二、讀者捐助洪六一居士捐助一百元，廣通法師，廣餘法師各助港幣壹百元，妙祥法師助港幣十元特此鳴謝

第九卷第十二期收支報告

人生雜誌社啓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一〇〇〇〇
二、董事費	五〇〇〇
三、廣告費	五〇〇〇
四、訂售刊費	七〇一〇
共收	一、八〇一〇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三五〇〇
二、銅版費	一六〇〇
三、編稿費	二〇〇〇
四、郵資雜費	二六三〇
五、上期透支	二、六八四〇
共支	四、六五七〇
透支	二、八五六〇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枯崖和尚漫錄解題

本書爲宋興福寺住持枯崖圓悟和尚所筆錄。由來禪宗以羅湖野錄、叢林盛事、枯崖漫談、雲臥紀談、山庵雜錄、林間錄、入天寶鑑稱「禪門七部書」，或加臨濟錄、大慧武庫、正宗實錄「十部書」。參學之餘，莫不翻閱，以爲進學辦道之資，本書乃其一也。

枯崖和尚於南宋理宗慶定年（西曆一二六〇—一二六六）住泉南興福寺，道學併高，名馳四方。而嘗獨坐破窗下，清苦憤發，忘其疲倦。就平昔所見古尊宿之妙行格言，宗師入道機緣或示衆法語，殘篇短簡中，名字行事，未見燈錄者，集古搜遺，錄成三卷，爲學者進修指針，即本書是。

其後至度宗咸淳八年，枯崖和尚之弟子起藏主得北山紹隆及清輝信菴之序，林希夷之跋，以之綴梓。冠以和尚之號，稱枯崖漫錄，公之於世。名以漫錄，名稱其實。或贊或拈，或著語，或紀事，與僧實傳略同。久行叢林間。日本鎌倉時代，室町時代早已印行，爲多禪衲子所愛誦，裨益宗門頗大。

著者枯崖和尚名圓悟，枯崖其號也。福州福清（縣建福清縣）人。初志儒業，後入禪門，從徑谷禪師嗣其法。南宋景定年，住泉南興福寺，此外事蹟不詳，各僧傳皆失載。但由其與顯官林希逸紹隆和尚等交遊必爲當時之大宗匠，蓋不容疑云。

兀庵和尚語錄解題

本書一名「兀庵錄」，集宋僧兀庵普寧禪師一代語要，其內容爲初住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侍者淨韻編，住常州無錫南禪聖寺語錄，侍者清源編，東遊語錄，不著標題編者，附載靈巖語錄後，住日本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侍者道昭景用編，住婺州靈黃寶林禪寺語錄，侍者景用編。未附法語雜著（原文但分在宋赴日歸宋三時期，茲改著之，念生注），初版不知何時，日本寶永元年刊本有「小師景用，命工錄版」之語，所附序跋，皆在師之生前，推知景用開版時師尚在世。日本寶町時代之五山版，德川時代之寶永元年版，今日已不易得。

兀庵爲當日東渡諸師，最爲特色者，其家風亦自異撰。欲觀此硬骨老漢之禪風，蓋非此書莫屬。又關於鎌倉幕府執權北條時賴之史事，當時武家信仰，亦可於此書知之。

按傳，師號普寧，號兀庵，宋西蜀人，幼出家，遊歷教場。尋出峽過參知識。至蔣山（今南京鍾山）值巖絕道冲禪師上堂，大有省悟。轉登育王山（今浙江鄞縣）依無準師範禪師，遂大悟，得印可。鑑平初，隨無準還徑山。無準一日曰：「得道易，守道難，須默守之，自然感驗。」師退而兀兀度日，準乃大書兀庵二字贈之，因以爲號。還靈隱、天童，被推第一座，尋出世象山靈巖寺，又住常州南禪寺。時日本道俗遙寄書簡聘請，乃於宋景定元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應元年）泛海東遊，至博多，真聖禪寺。既而入京都，東福寺聖一國師迎居客位。都下縉素，廣集瞻禮。副元帥北條時賴，聆其道譽，延至鎌倉建長寺，住持蘭谿和尚，實其舊友，相見歡甚。時賴崇敬日加，諸方多支雲衲群集，時賴每入室問道，頗有所悟。於是師止於建長，大整禪規。不幸時賴於宏長三年卒，衆中又多違觸，遂抱西歸之志。一日急過鼓上堂辭衆曰：「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蓋頭活。」下座，決然歸去，闔府仰留不允。特送西府，乃乘船歸達明州。受省剏住婺州雙林寺，久之捨去，曼遊江淮間，晚住溫州（今浙江永嘉縣）江心山龍翔寺，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晏然示寂，壽八十。勅諡宗覺禪師，弟子大夢嗣法。

靈源和尚語錄解題

靈源和尚筆語，黃龍派靈源清禪師集當時禪林開士，叢林先輩及弟子等關於宗門要旨之往復書翰凡八十餘通，編纂刊行。所論皆闡明佛祖大道，且於參禪悟道之用心，說示懇切。大體與大慧普覺禪師之書，同其旨趣。所不同者，彼有秋霜烈日之感，此具春風駉蕩之致，由來禪門學侶，愛讀不措。

本書編者及上梓年月，今猶不詳。最初於明州慶元府天童山錢版，南宋淳祐四年，增刻於婺州金華，卷首有序可考。日本鎌倉末期，足利初期傳入，應曆五年，五山僧衆開版，盛行於世。

按著者靈源和尚傳：師號惟清，俗姓陳氏，宋隆興府（今江西南昌縣）人。幼入禪院，日誦千言。時有異僧，見師相貌大驚曰：「孤獨中乃有此兒！」告其父母使出家。師至黃龍山（今江西義寧縣西）隨晦堂祖心修行，一夜於諸佛前誓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布施，並世世力宏大法。」師初閱玄沙備語錄，他而倚壁，起復經行，急步連履，俯就之，乃大悟。走告其師晦堂，堂曰：「不從緣入，永不退失。然新得法多因喜悅而致散亂。可就侍者房熟寐。」遂得傳法，住黃龍。復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然其罪不在學者而在師，如漢高帝詔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耶？古之學者，言下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死。然學者非自能爾，實師之鉗錘妙密使然。」又上堂語曰：「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露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歸去復何爲，荷葉團團圍如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宋徽政和七年六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寂，壽不詳。師爲黃龍南之法孫，日本明菴榮西，乃其六代孫。傳法弟子有長靈守卓，上封本方等十八人。

妙慧童女經講話 南亭

(第十七講)

各位聽衆！大寶集妙慧童女經，今天所講的是：「淨除於法障」。這是妙慧童女所問的第八個問題。法障的法，是方法的法，也是佛法的法；法障的障，是障礙的障，也就是阻礙或壓力的意思。什麼叫法障呢？學佛的人，爲了證實佛法的真理，往往歡喜隱居深山裏去，搭蓋一兩間小茅蓬，自己種點青菜蘿蔔之類的蔬菜，過着清淡而寂靜的生活，謝絕一切人事的紛擾，這樣便可以依照佛經上所指示的方法，真實的做一番工夫，無論你念佛也好，參禪也好，總算是一個腳踏實際，說到做到肯得持佛法的一個好人吧？這在清朝太平豐樂的時代，如陝西終南山最出名的有七十二家茅蓬之多。浙江的普陀，安徽的九華，山西的五臺，四川的峨眉，這些名山，除開有名的大寺廟而外，都附有很多的茅蓬。其餘不因產了名山而爲人所不能知到的茅蓬，那就無法知到有幾多。可是四五十年來，兵荒馬亂，深山裏往往爲土匪出入的所在，一兩個和尚孤零零的還能活得下去嗎？活不下去，就只有擠進都市，這不能讓你安心的隱居在深山去修持佛法，這就叫法障。照這樣說，難道城市裏就不好修行嗎？城市裏的確不好修行。古人曾經說過：小隱在山，大隱在市，但是能以城市爲隱居場合的人，他能鬧中取靜，超然物外，終日與人周旋，而終日如入禪定，好像是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像這樣的人，千萬中難得着一個兩個。因爲居住在城市之中，爲着維持生活，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你總得與人接觸，這其間權利的衝突，聲色貨利的誘惑，或彼此間見解的不同，或社會動亂的影響。如民國以來，廟宇的住持，就够和尙的應付了，憑你有多大的決心，在城市裏修行，總得要大大的打個折扣，這叫做法障。還有，爲着接引群衆，你要做點宏揚佛法的工作，如講經法會之類，會偏遇到意外的打擊，這也叫做法障。有了這種種的法障，那就於自利利他的菩薩行，就沒有法子展開。所以妙慧童女願應到將來這許多問題，因而向釋迦牟尼佛請問，如何才能淨除於法障。我們聽釋迦牟尼佛的答復罷：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能離法障，何等爲四：一者，以深意樂，攝三律儀。二者，聞甚深經，不生誹謗。三者，見新發意菩薩，生一切智心。四者，於諸有情，大慈平等。」

我們根據釋迦牟尼佛的這幾條開示，可以體會到佛法的一點特質。我們要知到，法障就是修行的困難，通常人克服外來的困難，應當要備備武器，團結群衆，如果有了困難或受到惡勢力的壓迫，就準備和他拚個你死我活，或者，

就與他打官司。但是，釋迦牟尼佛，不這樣的教導徒衆。釋迦牟尼佛教導徒衆的用意是：徒衆自利利他的事業，如果遇到障礙，這都是你沒有種得好的因，今日才受到這惡的果；你如果不遇到這惡的果，你必得要從因上做起。沒有種得好因，到了遇到惡果的時候，你要以暴力來征服，或怨天尤人，那祇有將惡因越趨越深，說不定會要結成血債，有把你牽到三惡道裡去的危險呢。所以佛教在歷史上對任何方面，不會有過流血的戰爭，任何的困難，都是怪自己不好。這一點佛教的特質，不懂得的人認爲佛教是弱門，眼光高遠的人，知道這是佛教的偉大。以下讓我來把釋迦牟尼佛的開示，一一講下去。

一者：「以深意樂，攝三律儀」。什麼叫做三律儀呢？三律儀又叫三聚淨戒。攝字就是接受的意思，律就是規律規矩，儀就是行爲的端正。佛弟子應當以很大的心量，極歡喜的心情接受這三種規矩。接受了這三種規矩，可以在心理上，行動上都能合情合理。三聚淨戒者：三聚，就是三個部份，第一攝律儀戒，第二攝善法戒，第三攝利有情戒。第一攝律儀戒，這是專指佛弟子對於行動上所應守的戒條，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等，也就是消極的不作惡。第二攝善法戒，善法就是好事。這是說：佛弟子不僅僅循規蹈矩，還得要積極的去爲善。第三攝利有情戒，利有情就是利益，有情就是衆生。佛弟子一方面自己遵守戒律，使人格高上；一方面積極善行，生起衆生的信仰。這兩方面都做到，則利益衆生的事業，就自然的都在裏邊了。

二者：「聞甚深法，不生誹謗」。佛所說的法，都是佛陀所親自覺悟或親自見到的，甚深法就是佛所證到見道，而爲我們所不能證到見到的道理或事實。我們不能因爲沒有證到或見到，就認爲這是莫須有騙人的說話而加以誹謗。如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這是理論也是事實。六道輪迴，這是每一個人都逃不出的圈子，但是我們現在是人，我們沒有宿命通，不能知道過去我是個什麼東西，更沒有天眼通，也不能見到天上的天人，和地獄裏受苦的人衆生。我們不能因爲見不到，就對他加以誹謗，過去與現在認佛法爲迷信的人，多着呢，可以說是遍地都是。這因佛所見的甚深甚深，爲他們所不能見到的緣故。

三者：「見新發意菩薩，生一切智心」。新發意就是新發心，發心就是發度衆生成佛的心。一切智心就是佛心。新近發心的菩薩，你不要小視他資格不夠高，假如他肯努力的話，他作與會跑到你前面去。所以孔夫子會說過，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是道地的經驗之談。因此，佛弟子憑你資格多麼老，但不要輕視新近發心的後輩，應當以佛的心腸，看他也和佛一樣。

四者：「於諸有情，大慈平等」。這就是三聚淨戒中的利有情戒。這裡的諸有情，包括了天上人間和畜生等等的六道衆生。人世間憑你平等的道理講到什麼程度，而富貴貧賤的階級，永遠是存在的。一（下轉十五頁）

僧伽泛論

龍慧

三、入團作法

入團就是參加僧伽的意思，這在佛陀住世時頗為簡單，主要能信仰佛陀，肯出家為弟子即成了。當時佛陀對這些志願者都說：「善來比丘」(Ehi Bhikkhu)而已。後來佛教的地盤擴展至全印，弟子也增多了，自然又產生了——佛陀以外的老資格者，也得准許新團員的參加了。惟最初不過是三皈依的作法而已，但到了後來漸次複雜了。據十誦律的記載，入團作法大體有十種。即：

- 一、自然無師得
- 二、五比丘得道得
- 三、自誓得
- 四、答問得
- 五、邊地五人得
- 六、八敬得
- 七、遣信得
- 八、善來得
- 九、三皈得
- 十、白四羯磨得

「自然無師得」是指佛陀自身的得道。

「五比丘得道得」是指初轉法輪時五比丘隨其得道，成為教團員的意思。

「善來得」是指佛陀傳道的初期，祇說：「善來比丘」即准入團的意思。此中包含了自誓得與答問得，八敬得等。「自誓得」是指大迦葉自誓得到了具足戒之謂(載於『十誦律』五十一)「薩婆多論」(二)

「答問得」是指蘇陀那沙彌應答佛陀的質問時得到了具足戒之謂。

「八敬得」是指比丘尼的初祖——摩訶波闍波提在入團時約束八敬法之謂。

「三皈得」是依三皈依，准其入團的簡單作法。「白四羯磨得」是依三師七證，一白三羯磨後，准其入團的作法。

「邊地五人得」是准許在邊地(如我國很難得到十位阿闍梨時)減半五人授法的意見。「遣信得」是指娑竭牛迦尸(Addhakast)

請求出家時，其舊知的姘夫想在半路中捕她，因此特准其遣差代理其入團作法的特別法。

白四羯磨作法是經過好幾變遷，才完備的作法(詳載於巴利律典大會部受戒經度，四分律受戒經度)。今之錫蘭等地均依此法。

關於入團作法有沙彌入團和比丘入團二種。沙彌是未滿廿歲的出家者，為比丘的後補者。如年屆屆滿廿歲，即准其再受比丘戒。這前者叫做出家式，後者叫做授具足戒式。

沙彌的志願者，必須滿歲以上方成。在舉行儀式那天，法臘十年以上的戒和尚為首座，其他的戒和尚即相向而坐。這時志願者身穿俗服，隨介添比丘(持三衣)入場，然後由提問者引導到首座處禮拜，並贈小禮物以表敬意。這時志願者必須三度請其允許入團，說：

「請憐憫我，已脫掉了這些衣物(指俗服)為要脫離悲哀入于涅槃，請賜准我入團吧！」這時首座即取黃衣，捲於志願者的頭上，並教其默想人身無常的表白。片刻後志願者引退，更換衣服反復地說：「著此衣是為禮貌與防寒暑的，並非好美。」換上了法衣，即成為新沙彌，同時再到首座前跪下，跟隨首座唱三次三皈依文，並誓守十戒。十戒就是：

- 一、不殺生
- 二、不偷盜
- 三、不邪淫
- 四、不妄語
- 五、不飲酒
- 六、不非時食
- 七、離高廣大床
- 八、離華髮
- 九、離歌舞觀聽
- 十、離金銀寶物。

沙彌就是小沙門的意思，入團後的沙彌必須跟隨師父學習經律，一俟廿歲，再度受具足戒，成為完全的比丘。具足戒就是(依南傳說)

第一學力考試：考其是否已具備了比丘的資格(學力)首在僧伽前合掌三拜，問答姓名、鄉里、所屬寺廟與師父，出家年數，是否已得父母的允許等，然後背誦巴利語經典。考試及格時，即被登錄於塔婆樣的貝多羅葉(姓名、住所、所屬寺廟與師父名)，成為完全的比丘。第二行：在受戒之前，受具足戒者，必須仿

照釋尊的故事，盛穿俗服，在街中行走，已表示已飽嘗浮世的一切榮華。

第三受戒(授戒堂)，受戒時僧伽雲集，上座即手持扇子正座。這時教授阿闍梨，質問受戒者，是否已準備了三衣一鉢，然後一度退座，教以受具足戒的說法。之後再到僧伽前三度請求授戒。這時求戒者說：「大德們！我請求僧伽受戒。大德們！請僧伽以受憐，從底位(指沙彌位)提拔我吧！」(三白)

完後羯磨阿闍梨，徵得僧伽的許可，再向受戒者詢問有無障礙：「那伽！請聽！現在你必須說出誠實話的時候了。我會問你的一切，如果有，即答有，沒有，即答沒有。」

「那伽！你有無下列的病呢？癩病、鼠瘡、胎毒、肺病、癩癧等病。」

「大德！我沒有此病。」

「你是否人呢？」

「大德！我是人。」

「你是男子麼？」

「大德！是男人。」

「你是自由人嗎？」

「大德！是自由人。」

「你有無債呢？」

「沒有。」

「你是否是公務員呢？」

「不是。」

「你有無得到父母的許可呢？」

「大德！我已得到了父母的許可了。」

「你滿了廿歲了嗎？」

「是，滿廿歲了。」

「你準備好了三衣一鉢了麼？」

「已準備好了。」

「你的名字什麼？」
「我的名字叫那伽。」
「你師父的名字呢？」
「大德！我的師父叫做長老帝須上座。」
(註：唐招提寺的傳戒作法，依四分律所傳，必須質問：邊罪、犯比丘尼、賊心入道、壞內外道、黃門、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非人、畜生、二形生等十三難，及自己姓名、和尚姓名、年齡、衣鉢具足、父母聽許、負責入



元旦日的誓師

你知道嗎？過了一年，你又少了一歲！若不重整旗鼓，收復失去的光陰，豈不是徒生又復徒死嗎？

你出了家，學了佛，做了釋迦老子的兒孫，就應該安貧樂道好好地宏法、修行；為父母師長爭氣，向釋迦老子報恩。若是犯戒、破齋、爭人、執我，不講因果，妄播舌唇；當知羅王鐵面，不受賄賂，不講人情。果爾不貪、不瞋、不痴，未成佛果，先結人緣，才是出世男兒的本份，未來的龍華會上，彌勒含笑歡迎。

想想看，你過去的所作所為，是否無愧於心，是否無愧於人；有過不怕，只要能改，往者已矣，來者可尋。光陰有限，時不待人，不要猶豫，不可姑息，積重難返，豈可因循！你記住，從今年元旦起，為你珍貴的人生誓師：不為金錢屈服，不為虛名蒙蔽，不為權勢所屈，不可感情用事。睜大眼睛，跨好圓領方袍；腳踏實地，跨大闊步，走向你光明人生的康莊大道，遇有艱難，咬緊牙關；寧可絕處求生，不可苟安而存；失敗為成功之母，站起來再做，決定不要氣餒！

唱著佛歌，哼著梵音，前進！前進！逢山鑿洞，遇水架橋，柳暗花明，自有轉身時到；請你相信因果，快樂、苦惱，決不是上帝所造。沒有天生的彌勒，沒有自然的釋迦，自己的天下，要你自己去打。

還有，不要自卑，不可自大，眾人皆醉，你要獨醒；若作佛事，遇緣即應，不強求，不相爭，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還有，是非人我到處有，一面之辭，不要信以為真；恭維你兩句，不要得意忘形，批評你的謬言，應該奉為座右銘；妄加的謬言，不要想法辯明，是非自有公證，何不過耳不聞？

還有，忍辱是菩提的道路，慚愧為眾善的大門；你要想出師不虛，得到勝利的果實，要由這條道路，才能走進樂園的大門。

最後，請你特別留心，我們的這個世界，不講真理、道義，只講敷衍、人情，可憐啦！不知道多少好人誤入了這個萬丈的火坑。所以，你要誓師，重行做人，高呼人生萬歲，萬萬歲！祝你前途日新，日日新！

四十七年，元旦日、自語記。

華嚴關主

、是否為奴、為官、為丈夫、有無病等十遮。)

上述的質問完後，羯摩阿闍黎再向僧伽動議說：

「大德們！請僧伽聽我的話吧！此那伽正請求跟長老帝須受戒。他既無障礙又已準備衣鉢了。那伽現在請求依長老帝須受戒。如果僧伽方便，就准其依長老帝須為師授具足戒吧！以上是我的動議(一白)。動議呈出後，又繼續說：

「大德們！請僧伽聽我的話吧！此那伽正請求跟長老帝須受戒。他既無障礙又已準備了衣鉢了。那伽現在請求依長老帝須受戒。僧伽將准那伽以長老帝須為師授具足戒吧！請師對那伽的受戒如無異議，即請靜默，如有異議，即請發言吧！」(這樣反覆三次叫做三羯磨)

如果沒有人提出異議，羯摩阿闍黎，即再度高唱：

「僧伽現在將准那伽拜長老帝須為師授具足戒了。僧伽沒有異議吧！如果沒有人發言，我就認為沒有異議了。」宣言完後，沙彌便成為新比丘。這時的時間仍被刻(登錄)於貝多羅葉中，同時新比丘又要學習四依法和四重禁戒。四依法就是：

- 一、比丘必依乞食
- 二、比丘必依糞掃衣
- 三、比丘必依樹下為住處
- 四、比丘必以腐尿為藥

四重禁戒就是：

- 一、非梵行
- 二、偷盜
- 三、殺生
- 四、對法自矜

列席這種具足戒儀式的僧伽共需三師七證——十人。三師就是戒和尚(必須法臘十一年以上)，羯摩師(必須法臘五年以上)，教授師(必須法臘五年)。七證就是證明作法沒有受戒，作得法的證明人(邊地除外)。

受戒的新比丘，以後即受師父(Uppajhaya)或阿闍黎的教導，五年間學習經律。上述是受戒的大略，如係外道的轉向佛門，即必須多經過四個月的考核，令其別住後，方得受戒。

(上接十三頁)個叫化子，一個倒垃圾的人，或者是挑大糞的糞夫，永遠不會和貴族化的官僚或太太們，同一桌子吃飯，或者同坐一輛轎車，同在一排位子上看戲。甚至這些賤民也永遠不會吃到成席的飯菜，永遠不會有新式的轎車坐。這些地方的平等，只有佛教徒能做到，因為以佛眼看待人，不在外觀而在內心，所以貧賤人有心，佛教徒與貧賤人平等；天上的天眾，畜生道的畜生也有心，則佛教與天眾、畜生，也都視為一律平等。有了這平等觀念，這就是於諸有情大慈平等。過去有個趙州祖師，他說：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門外接，下等人來，三里外接。上中下三等人的知識，心量，各不同，所以他對下等人特別遠迎，這正表示了充分的平等。

這四點綜合起說：就是第一要具備三聚淨戒。第二不要誹謗深法。第三不要輕視後學。第四要平等對待一切眾生。佛弟子如果把這四點做到，保管你生生世世不遇法的障礙而能發揮你的意志。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以深意樂說律儀，聞甚深經能信解，敬初發心如佛想，慈心普治障消除。」這是照例的偈語，無須要再講，下星期一再會。

慧遠

慧遠目次

- 一、慧遠慧持相偕出家
- 二、令狐舅氏述其童年
- 三、同學龔翼資助膏火
- 四、說實相義引證莊子
- 五、遭逢亂世南投襄陽
- 六、道安遺徒不及囑咐
- 七、再遭變亂抵於匡廬
- 八、刺史桓伊爲築精舍
- 九、慧持入川凄然言別
- 十、創立蓮社開淨土宗
- 十一、友龔名士弘揚佛教
- 十二、四十餘年不越虎溪

一、慧遠慧持相偕出家

正是東晉穆帝永和十年（公元三五四）間，二十一歲的慧遠，偕着十八歲的弟弟慧持，早就隨着他們的舅令狐先生到了河南的許昌；現在，又從許昌到了洛陽。

他們原是爲着黃河北岸的混亂，才往黃河南岸地區逃避，如今後趙皇帝石虎，正是強盛的時候，黃河北岸的戰事沉寂了。而且，石虎還在洛陽大修宮殿，這是從東晉南遷以後，一段最承平的時期。所以，他們才想慢慢的向北發展，而回到他們的故鄉關門郡（今山西代縣寧武）樓煩縣（今山西神池五寨）去。

但是，事實上終於是不可能的，他們還是滯留在洛陽這個地區以內；於是，在我國佛教史上將要大放異彩的蓓蕾，也就正在那兒孕育着。

這一對聰秀、健美、天真的兄弟——慧遠和慧持，他們在河南許昌、洛陽這一帶地區，已經居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們對於舅令狐先

生的行事，從來就不曾預聞過，可是，對於他們自己尋求學問，訪師覓友的事情，却絲毫沒有放鬆，時時刻刻都在關心着。

他們對於儒家的書籍，確實是讀了不少，在許、洛這一帶的儒者，差不多都已經接觸過了；但是，就不能滿足他們求知慾的旺盛要求，這就成了他們內心的煩惱。

有一天，慧遠剛剛從外面回來，慧持正伏在桌上，讀着儒家的書籍，全神貫注，似乎並沒有覺得哥哥慧遠的回來。

於是，慧遠用了指頭，輕輕的敲着桌子的邊緣，發出了略略的聲響；慧持才被驚着轉過頭來，一眼看到是哥哥慧遠，站在桌子的前面，慧持就親切的問着說：

「哥哥！你到那兒去了呢？舅舅也不知道幾時回來？我個人在這兒怪寂寞的！」慧持還繼續的追問着說：「哥哥！你去了這大半天，到那兒幹甚麼呢？」

彭楚珩編著

慧遠就說：「今天，我得到了一個好消息，真是太好了！」

「甚麼好消息呢？」慧持也急切的問着。

「現在釋道安法師，到了太行山，建立寺宇，弘揚佛法。」慧遠這樣回答弟弟慧持說。

「呵！佛法又是甚麼法呢？」慧持問着說。

「佛法，是產生於西天竺，是釋迦牟尼佛創立的；拿人世間的術語來說：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學問；拿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說：是無上智慧和解說究竟的玄理。」

慧遠繼續的說：「像這樣的學問，正合我的意旨，我準備要去學習它。」

「那末，哥哥！我也要跟你去學啦！」慧持央求着慧遠說。

慧遠說：「好的，等舅舅回來了，我們和他老人家商量過後，再作決定吧。」

「不必啦！舅舅回來了，他老一定會阻止我們的，正是要乘他不注意的時候，一去就去了！」慧持作了這樣的主張。

「那是不可以的，我們一定要向他作別，否則，他老回來之後，還以為我們是失踪了，又何必讓這位老人着急呢！」

「那末，我們留下一封信來，說明我們的行踪就是了。」慧持提出了

辦法，他還補充的說：「舅舅回來了，我們就一定不會成行的。」

慧持的說話，確實是有理由的；天真的想法，每每是高出於習性的理智；慧遠幾次考慮着弟弟的說話和辦法，他終於完全採納了；他們留給了舅令狐先生一封信，就偕着向太行山而去。

他們行行復行行，訪問又訪問，終於給他們尋到了道安法師所建立的寺宇。

當慧遠兄弟倆一跨進寺內，裡面就有許多的僧衆，聚集攏來，問着他們說：

「你們這兩位青年居士，看來很像是兄弟啦！」

慧遠立即回答說：「是的，我們正是同胞兄弟。」

「貴姓呢？家住在那兒？」

「我們姓龔，是雁門郡樓煩縣人，因避亂到了河南。」

「那末，你們到這裡來，究竟是爲着甚麼？」

「我們要向道安法師，學習佛法，你們那位是道安法師？」

「呵！我們都不是的，安師現在方丈裡面。」

「那末，就請那一位師傅，爲我們通報一句，說我們兄弟倆要見他。」慧遠作了一連串的問題以後，又要求着說。

「好的，請你們稍微等候着，我去通報了。」一個像知客僧模樣的和尚，說了這一句，就徑自的去了。

不到一刻工夫，那個通報的和尙出來了，還在遠遠的招着手說：「來

啦！來啦！師傅請你們進來談談啦！

慧遠和慧持，循着聲兒，走了過去，這時的道安法師，已經走出了方丈室，來迎接這位後來的佛門傳人，中國佛教淨土宗的開山祖——慧遠。知客僧拉着慧遠，指向道安法師，介紹給他們說：

「這位就是師傅道安法師」。他介紹過了，還輕輕的附着慧遠的耳邊說：「你們跪下拜過師傅啦！」

慧遠、慧持，也就拜過了道安，當天的晚上，他們就住宿在方丈室裡，他們師徒之間，作了一次長夜的談話。

原來，道安法師，對於儒家的學問，也是很精深的，慧遠也讀了不少的儒、墨、老、莊的書籍，道安對於儒家的學問上，是可以折服慧遠的。

至於佛學方面，慧遠原是有研究過，這一次的談話，在慧遠的生命史上，確實是研究佛學的第一頁，他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那種精深、玄妙、圓融、通徹的玄學，更使得慧遠傾心已極；所以，經過這次的長時間的談話以後，慧遠就向人們表示說：

「安公法師，才真是我們的師傅啦！」

從此以後，慧遠和慧持，都在太行山就道安法師落髮，出家為僧；那一年，慧遠只有二十一歲，慧持還不過十八歲的兩位青年和尚而已。

二、令狐舅氏述其童年

就在慧遠慧持離開洛陽旅邸那年

的年底，令狐先生回來，他看着慧遠兄弟所留給他的一封信，那信上說：

「舅舅：人之生也有涯，而學問無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無窮的學問；自然就須選擇高明精深的去學習才好。我們探聽得太行山的道安法師，是一位頂有學問的高僧，他是佛圖澄大師的門徒，為當今皇帝（指石虎）所器重；他的學問，自然就證明了是可佩的。所以，我們要太行山，去向他求學……」。

令狐先生看到了這封信，知道兩個外甥，都到了太行山。於是，在第二年的春初，令狐先生也就到了太行山，找到了慧遠、慧持。

他們舅甥一見面之下，令狐先生就說：

「慧遠：你究竟要長你弟弟幾歲，你應該知道：儒家的道理，你雖然學了不少；但卻沒有窮究奧義，怎樣可以探求玄妙的佛理呢？」

慧遠聽了，就立即回答說：「呵！舅舅：照我師傅道安法師講的安般守意經來說：儒家的學理，簡直像一些糠秕米碎而已。」

「慧遠！你這一句話，未免說得太過火了一點吧！」令狐先生這樣的說了。

「並不那末的過火，儒家只講格物致知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而對於正心誠意方面，太缺少了方法，不能從心之深處，引起人們誠篤的宗教信仰來；所以，治人有術，而治心無方呢！」原來，在那個時候，我國的學理還沒有確立，所以慧遠才這樣的

慨乎其言。

「呵！……」。令狐先生呵了一聲，就又接着問說：

「所謂安般守意經，又說了一些甚麼大道理呢？」

慧遠正待要述說師傅道安法師，所講的安般守意經的內容的時候，道安法師，畢竟走了過來；慧遠和慧持，都很恭敬的站了起來，向舅舅和師傅，都作了介紹說：

「這位是我們的舅舅令狐先生」。

「這位就是我們的師傅道安法師」。於是，道安法師和令狐先生，也就互相的合掌敬禮着。他們在那兒繼續的談着，慧遠和慧持，也就暫時的離去了。道安和令狐先生的談話展開了，他們談着慧遠兄弟倆的童年生活，尤其是偏重於慧遠的身上。

道安說：「令狐先生：你這兩位外甥，真是太聰明了，你看慧遠，年紀輕輕的，竟讀了那麼多的書，而且都可以背誦呢。慧持的努力，正也不亞於乃兄。」

令狐先生也說：「這兩兄弟，真是難兄難弟，圭璋秀發呵！去年的上半年，還準備和范宣子，要窮究儒家的經籍，想不到下半年竟走入了佛門，要探求更高的佛理，真是想不到的「一件事」。」

道安就說：「任何的一件事，都是要衆緣合和以後，才能成爲事實的；范宣子和他們做朋友，就是導致他們走入佛門中的衆緣之一的因緣。」

「是的，那也是一位高人，他立志不入公門，他曾經要求慧遠，和他去共作嘉遯，隱居求學」。令狐先生說。

道安就又問着：「令狐先生！你也是知道范宣子的爲人了，但是，你知道他們的用意嗎？」

「我對於范宣子的了解，僅止如此而已。道安法師：你比較的要多知道一些吧？」令狐先生帶着追問的語氣說。

「是的，你看：現在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時代；如果各人能放一着，退一步，移轉自己的心力，求取學問上的成功，那就可以導致祥和了」。道安法師答着說。

令狐先生也就說道：「道安法師！他們這班青年人的行動，是要拿行動去諷刺時人的行爲了」。

道安說：「是的，令狐先生！正是這樣的意思。不過，我們不宜使用諷刺的字眼，而應該要說是在倡導良好的，高尚的社會風氣」。

令狐先生聽了道安的這一段話，他默然了，似乎在思索體會甚麼，一點聲息也沒有，於是道安又問着說：「令狐先生！道安的這一聲，把令狐先生喚醒過來，就又繼續的說：『慧遠兄弟的童年情形，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家姐夫賈老先生僅有的一對兒子，慧遠今年該是二十二歲，慧持比慧遠小三歲，今年也該是十九歲了」。

「真的是圭璋秀發了，了不得，我要爲令姐夫和令姐夫婦恭賀！祝福。」

道安法師這樣的誇獎着說。

令狐先生又接着說：『他們原來住在廂門那棟地方，因為當時當地發生大混亂，所以，在慧遠還只有十三歲的時候，家姐就把他兄弟倆，交給我帶到黃河南岸來；開始我們是住在許昌，最近幾年才又轉到洛陽，不想竟是十年了！』令狐先生說了一陣，還嘆息了一陣。

道安接着又問：令狐先生！你帶着令狐先生，這樣的流離轉徙，他們的書，又是如何的讀好了呢？

令狐先生說：『固然是他們的夫妾高，可是，也正因為他們能够自強不息；他們都正能如老夫子所說：『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雖然在顛沛流離中，他們就不會一天離開書本。』

令狐先生說着這一段話，道安聽了，連連的點頭，沒有作聲，而只是靜靜的聽着。於是令狐先生又說：『他們兄弟倆，正是在爭求博學的，和他們談論過的老師宿儒，總是這樣的稱贊着說。』

道安聽到這裡，猛一聲的問着說：『呵！老師宿儒們，對於他兄弟的稱贊，是怎樣的呢？』

令狐先生回答說：『那一班老師宿儒們，說慧遠對於諸子百家的學說，都是有湛深研究的，尤其是對於老子和莊子的造詣，更是值得佩服。』道安法師聽過令狐先生的這段話以後，他還是在那兒點着首，表示同意的神態。

三、同學曇翼資助膏火

道安法師和令狐先生的一席話，已經接近了尾聲，令狐先生的內心裡，也正想着：『道安法師，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耳聞不如目見，實在可算得是

位高明的人物。』他這樣的想了，他就爲着他的外甥們而慶幸，慶幸他們得到了明師。

令狐先生正在那裡想着的當兒，慧遠、慧持又來了，他們又向師傅和舅舅都行了禮，站在一旁。

令狐先生就對他倆說道：『安公確是一位很高明的法師，你們多多的向他學習，將來才可以上報佛祖和你父母，師長的大恩大德啦！』

『是的，舅舅！我們自當努力求學，決不辜負舅舅的好意，以及這十年來提携的恩德。』慧遠答復令狐先生說。

於是，令狐先生就在腰上掏出一大把握錢來，交給慧遠說：『這一點點錢，是給你們做膏火費用的。』他大把握錢，遞向道安法師說：

『這一點點錢，就供養給法師，建造寺宇，好讓我培植一點福德。安公法師！你做做好事，接受我的敬意吧！』

『好的，這是你的功德錢，我當然是可以接受的。』道安法師接過錢來說。

令狐先生要告辭了，他又一再的叮嚀告辭了慧遠慧持一番，無非是關於飲食起居，處事治學的話，最後他又說：

『我的事業如果有進展，地方不再發生甚麼大的亂子，我會時常來看你們的，也還要繼續的接濟你們。』令狐先生說這番話以後，也就離去了太行山，後來，他自己雖然沒有再來過，但却寄過幾次錢來接濟他們。

不幸的是，沒有多久，後趙皇帝石虎死了，冉閔篡國的內亂也發生了，太行山，恒山一帶地方都動亂起來了，令狐先生固然不知踪跡了；就是已

經播遷了四次，此後還要播遷五回的。道安師傅們，因為大家都在轉徙流離中，令狐先生對於慧遠兄弟的接濟，也就斷絕了；這到使得他們的生活，感受了重大的困難。

好在，他們是有修養的，他們的儒學造詣很深，所以，他們能『安貧樂道』；現在，他們已久經佛學的薰陶，更是能够作『苦行』的修持了。不過，最低的生活費用，總還是需要的；可是，慧遠兄弟們的生活情況，就是不够生活水準的。

有一天，他們兄弟兩個，背朝着夕陽，拿着經本子，正在那兒讀着，讀到那夕陽西沉，僅僅是一點點迴光的反照，他們還不會放手。有一個名叫曇翼的同學，正走過他的前面，看到他倆映着夕陽的餘光，還在那兒吟着讀着。曇翼就向他倆說：

『慧遠師兄，去散散步吧？已經夜了，看不見讀了呵！』

『呵！還可以，等一會就真的不行了，我還要讀這一會呢！』慧遠很隨便的答復了曇翼。

曇翼還說：『不必讀了，等一下燃燈再讀吧？』

『呵！……』慧遠呵了一聲，還說了一句聽不清楚的話兒，依仍在不斷的讀着，並沒有隨着曇翼去散步。

曇翼也就獨自的走了，他心裡却很奇怪的思想着：

『難道我有甚麼事情，得罪了慧遠兄弟不成？他不屑和我去散步嗎？爲甚麼要映着夕陽的餘光讀經呢？這時散一散步，拿着燈不好再讀嗎？』

有了這一些疑問，盤旋在曇翼的腦海裡，他總是在那兒考慮着。他想：慧遠一定是怪了他，可是，他又一回想過來：『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以慧遠那麼的神明清越，機變深遠，

難道他還會有瞋痴的妄念嗎？』

曇翼這麼的一想，他的懷疑思路，立刻就改變了方向；而且他自己覺得：『應該要求這個問題的解答』。

於是，曇翼就在散步以後，特地的到了慧遠兄弟的寮房裡，一走到門口，只見房內是黑洞洞的，他就呼着說：

『慧遠師兄！怎麼燈都不點燃一下，這樣黑黢黢的。』

『是的，我們正在打坐，跌坐一會以後，就要做晚課了，做完晚課，也就可以睡覺休息了。』在黑暗中的慧遠回答說。

曇翼站在門外還說：『做完了晚課，還是可以閱讀閱讀啦！總比映着夕陽的餘光，去閱讀的好多了。』曇翼這話一說完，只聽得慧遠呼着說：

『曇翼師兄！請進來坐一坐吧！』

『好的，我去拿一支臘燭來，我們可以談一談呢。』曇翼拿了這樣的一句話就走了。

不久，曇翼果然點燃着一支燭來了。可是，慧遠的寮房裡面，就找不出一個插燭的燭臺來，曇翼又把點燃了的燭，遞給了慧遠，又回到自己的寮房裡，取了一個燭臺來，才把那支臘燭插上，而展開了他們的談話。

首先是曇翼問着說：『你爲甚麼連臘燭都不點燃一支？』

『非不爲也，力不足也。』慧遠朗爽而又幽默的答着。

『呵！難怪你們要映着夕陽的餘光，而讀經呢！』曇翼的疑團解釋了，他才這樣恍然大悟的說着。

曇翼說了，就是一個跌坐，坐上慧遠的牀鋪上，竟是硬硬的，牀板



佛學的第一步工夫

——瑞妙——

人離開了菩薩，幾乎便沒有敬仰的對象，這是很錯誤的。要知道佛像，不過是尊敬佛菩薩的對象，凡信仰佛法的人士，應該從禮拜供養佛像，進一步追求佛法的真理，這才是真正的信仰佛呢。

現在略把學佛和佛教的意義說一下：所謂佛法，是指由本師釋迦牟尼而流傳的法門，我們大多數的人，都奉行他的教法，行法，就是佛教。佛說的一切法，都是佛教中的典教，至於專事研究佛學的，就是學佛，以說明佛的學理。名詞雖有分別，其本義相同，因佛法所闡明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與普通的一種學說不同，佛法不但可以作為學術的研究，而根本是可以淨化身心，使我們得到樂的究竟，佛法不僅是宗教，也並非單是學理的，研究佛學，要適應於時代的環境，以表揚佛法的真精神，依法修行，不但能改善自己身心而實現於生活

佛教是一切人類的宗教，不論什麼種族，什麼階級的人，同樣可以獲得佛法的救度；但因人們的個性和志趣不同，釋尊為了要適應這各種不同的個性，所以指出了各種不同的法門。然法門儘管千差萬別，其特質在實行主義，什麼人也不能否認，因為有理論沒有實踐，等於空言，無補於事，所以學佛的人，必須從實踐進而實踐，但是確定目標，第一步工夫，我以為先要具足深切信、願、行。

好像一位要學哲學的人，他讀一本哲學的書籍，一心看它，一心想要解決哲學的問題和結論，乃至追求哲學家的心理，了解他縱身在真理的江海，舉出人類知識境界中萬脈宗的大觀。試想他如果沒有基於信願行的第一步工夫，能做得到的嗎？學佛也不能例外，它需要堅定信仰，需要發大願力，勇猛精進，於佛法中去發現人類精神的最偉大處，創造那些教理成為人類心靈的象徵，了解這象徵，實現圓滿離苦得樂，棄假求真，捨己為人而達到佛陀的不壞。

可是我看見有些學佛的人具足信、願、行的雖然很多；但要像以上所說的似乎很少，因為從他們表面上的態度看來，的確很虔誠信仰，然而他們只把寺院中供養的佛像看得很神奇，這些人離開了菩薩，幾乎便沒有敬仰的對象，這是很錯誤的。要知道佛像，不過是尊敬佛菩薩的對象，凡信仰佛法的人士，應該從禮拜供養佛像，進一步追求佛法的真理，這才是真正的信仰佛呢。

佛法活潑地表現於實際的世界中。最後，學佛的重義，是在了生脫死，因為我們衆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輪迴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窮，要解脫這些痛苦而修學佛法，這是屬於自利大事，這種自己脫死，解決現實世間的痛苦，在佛學上謂之自利行。即是聲聞，獨覺所修的法門，是一種小乘的行爲。若是真正學佛的人，要學菩薩道，須更進一步的發菩提心，廣行大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布施——菩薩爲要救度衆生，利益衆生，什麼都可以犧牲施捨給人，不論財施（物質布施）法施（精神布

施），他人需要時，都要毫無吝嗇地施予。甚至認爲犧牲身體生命而可以助成他人的善事，也都在所不惜地犧牲施捨。

持戒——損害他人的惡事，絕對不去做，有益於人們的善事，盡量去做，一切都以利益衆生爲前提，雖然有時得不到人家的瞭解與同情，或者被人反對，菩薩也很勇猛去做。總之，律已是很嚴謹的。

忍辱——行善盡行的人，救度衆生是一種無比的重大事業，所以必須有最大的堅忍，才能克服世間一切的困難，得到成功。不但要忍受生理上的身苦心苦，及自然界的一切困苦，還要能忍受外界一切形的辱罵，打擊……。

精進——克服困難，必須有堅定不拔的精神努力前進，勇於改過，勇於從善，不懶惰，嚴肅認真，並認定了遠大正確的目標，以無比的決心努力地去實踐。

禪定——菩薩要救度衆生，得入社會，身心要有特殊的修養，才不會被環境所轉移。禪定是一種精神集中身心安定的修養方法，它可以克制貪欲與不當的情緒，更能集中精神思維體悟真理。以定止散亂之心的法要。

智慧——通達論法的智，斷惑證真的慧。菩薩教化一切衆生，其中不但要解悟緣起無我的高深智慧，以糾正邪因無因的錯誤，引導佈施，持戒利生事業上的軌道，而且可以防範過分的大悲熱情的泛濫。菩薩有了正確的理智，才能深入社會，同情一切，仍舊堅定地把握住自己。

學佛和菩薩的精神，不僅自利，還要利他，深入社會，和光同塵，救世救人，這才是修學佛法最高的志趣。而依着佛法的程序去修學，決定自

已修持的步驟與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像普通人受教育，亦有次第的程序，如由初小而高小，至初中而高中，而大學以至研究院，按部就班，決不是一蹴而登的；尤其是在家學佛的士女，更需要依着次序，逐漸地去修學。因此學佛的第一步工夫，我們要具足信、願、行；信三寶的功德，發願深究佛法真理，明白修學的方法，才不會盲修瞎練，或只爲求世間的福報就算了，更有不明白的，連福報都不能分清。如是迷信盲修，是不配稱做一個真正學佛的正信弟子。

（上接廿四頁）

中午燒好的，胡亂的熱一熱，打發他們吃了。她捧住飯碗，筷子在菜碗裡撥來撥去的想心思。志清打量了她一眼，關心的問：「你不舒服嗎？」她順勢回：「頭有點疼，不想吃。」

坐在額外的小女兒，嘴裡含了滿嘴一嘴飯，忽然哇的一聲哭叫起來：「啊。飯裡有顆石子，有顆石子，疼死我了。」她吐出一口飯，一粒小小圓圓形的東西，往桌邊滾了一滾。芷英眼尖，一把攆來捏在手心，咬痛了牙把小女攆進懷裡：「乖，乖，咬痛了牙？怪媽媽不好。」志清接住話：「唉，而今的配給米太差，淘米得多揀揀。」可不是？淘米要多揀揀，偏巧在淘米的時候，揉呀揉的，才給這寶貝揀進米中，煮進飯裡，好有趣的巧事！

芷英欣喜若狂，將這粒金剛石和指環的空匣子包在一起，人不知鬼不覺的收藏起來。她永不打算給它再鑲嵌了，因為她覺得「鑽戒」對於一個勤儉樸實的主婦，正如石子混在米飯裡，只有妨礙，沒有好處，說不定還會碰傷了牙，出大亂子哩！



八月卅十一日

今天的節目是參觀臺北郊外諸名勝，任由各人自由活動。因此，我不想辜負這個難得的機會，即到普濟寺去隨演講、廣慈、性如、能果等法師去沙止。

跑山路，我並不是一個弱者。記得五年前住在大嶼山的時候，我每天由鹿湖跑上昂平去聽顯慈法師講六祖壇經後，再返回鹿湖聽海仁老法師講楞嚴經，來回要跑兩個多鐘點，那高聲而陡滑的山路都不覺得累；可是現在的都市生活却把我退化了，尤其到臺後整天都在外邊奔跑，累得我發命，所以今天僅跑上約十五分鐘的山路，便覺得那麼吃力！

靜修禪院，的確名符其實；雖然，今天賓客衆多，熱鬧非常，但只要你稍微留心觀察它四週的環境，就知道它不常是多麼的幽靜了。難怪幾位女作家，都要跑到這裡來完成她們的巨著。在這裡，我得了許多法師，認識了玄光當家師，以及唐玉青小姐和她的父親。同時性如法師並給我介紹與謝冰瑩先生很要好，以及作家諸君與謝女士認識；因此，我們又談起了謝先生來。說真的，謝先生是我所最仰慕的一位女作家，過去且蒙她不棄，常常賜示指教和送我書籍，益增我內心對她的感謝與景仰；我這次旅臺，目的雖然是為了觀光祖國，其次就是觀光祖國的佛教及拜訪諸師友，但可惜我還未抵臺，冰瑩先生已飛南洋執教去了；而當她途經香港時我由學校趕到機場，不想她的機已先起飛，真可謂緣慳一面，欲見不能啊！我唯願她返臺時，能在香港與我見一面。從靜修院到彌勒內院，還有一段山路。當我跨進慈航老人的關房時，

多，尤其在建築中的大殿，那工程之宏大，雕刻之精巧，尤為罕見，可惜大殿中佛神並肩，聖凡混雜，似非佛，似道非道，而那些大師們穿著西褲汗衫，似僧非僧，似俗非俗，此又為我有生以來所未見者。廣慈法師說：在建築中的大殿，四面的柱子全用大石柱雕刻成的，全部建築費，須要三百萬元以上；我想：像這樣大的面積，這樣多的房宇和這麼多的建築費，假如能夠利用它作為福利事業的社址，或推動佛教教育的基金的話，而是多麼的富有意義和富有價值呢！可是事實却不然，它給我的印象則是感慨萬千！

九月一日

團體決定乘十時班車南下，時間尚早，所以到普濟寺跑一趟，謝謝演講法師告訴我關於寶島上佛教文化與弘法各方面的情形；他說：「在教育方面，過去彌勒內院是寶島上最有盛名的佛學院，現在還有十餘位青年法師們在那裡自由地研究；而今寶島上唯一的學府，就要算是我們的印法師所主持的福嚴精舍了；最近印法師又在一同寺創辦了一所女眾佛學院，由妙峯法師負責教務。此外，還有十普寺白聖法師所辦的三藏佛學院，臺中寶覺寺與臺南開元寺等十多個書院及幼稚園。在文化方面，除了十幾種佛教雜誌外，有東初法師主持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李子寬、朱鏡宙二居士主持的臺灣佛教印經處，和張少齊居士經營的建康書局。至於弘法的社團活動，那就更多了，例如本市普濟寺的共修會，每星期聚眾念佛，並有法師開示；

濟南路南老主持的華嚴蓮社；臺中李炳南居士主持的佛教蓮社、宜蘭星雲法師主持的宜蘭念佛會、高雄月基法師主持的佛教堂、澎湖廣慈法師主持的念佛會、還有基隆、新竹和各地的念佛會，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陣容的弘法道場；你如果南下，不妨到各處去參觀參觀。」法師說得太快也太多，我恐怕這些寶貴的報導在我腦海中滑走了；所以掏出日記簿把它記下來。性如法師說，你居然當起記者來，不錯，一個臨時的冒充記者。廣慈法師在車站出現，於是請陶先生把僑委會給我的證明書交他，以便預訂往澎湖的機票，並約定七日在高雄佛教堂見面。

這裡的交通非常便利，不過有時旅客太多了，往往找不到座位。我上了火車，幸而有一位在陸軍基地做事的葉先生，他很客氣地讓我坐在他旁邊的空位上；他告訴我他也是廣東人，同時還告訴我許多關於他過去作戰的經驗，以及寶島上的人情、風俗和氣候，後來他在新竹下車的時候，不特寫下地址叫我有空去找他，同時還送給我一幀照片；啊，這是同鄉的可愛！下午三時抵達臺中，朱居士伉儷及幾位佛教小姐已在月臺中出現了；步出月臺，師範學校已派十餘位學生持着歡迎的旗幟在那裡迎接我們，於是我們隨歡迎隊抵達師範附小。晚上，朱居士請我吃飯，得與我們曾經通信而未晤面的周慈華小姐相見。飯後，許多佛教小姐們都陸續地來了；我對她們的印象是：她們沒有香港小姐那種誇張的面孔，那種

儒術而傲慢的態度，更沒有那傾於渾教而自命清高的迷信；有的是天真、純潔、樸素與虔誠；見了面使人感到可愛而又可喜。她們個個都那樣熱誠而又真摯地圍繞着我，要求開示，但我很慚愧，身為大學生連國語都不懂，但她們又聽不懂廣東話，講甚麼呢？我反來請她們唱讚給我欣賞，最後由朱居士放幻燈，攝影留念。

青年人畢竟是快樂而幸福的，她們一面吃着水果，一面談着笑話，真是樂在其中，高興極了，可是我在高興中却有着無限的歉意；因為我覺得太對不起她們了，她們這麼興高采烈地歡迎自己，而自己既無財與她們結緣，復又無法供養，甚至連自己內心的抱歉和對她們的希望都無法表達出來，怎不教人慚愧而又引以為憾呢！本來，朱居士說佛教社已預備好地方給我去住的，但我不想離開團體，更不好意思過份打擾他們，所以返師範附小休息。但是臨時設在課室裡的臥舖，既沒被褥，更無帳子，而蚊蟲又多，這一夜真苦煞了我！

九月二日

原定昨日宿日月潭的，但因抵臺中時，開往日潭的班車時間已過，所以今天始乘八時班車出發；抵日月潭已十一時卅分了，同學們建議先進午餐然後遊覽，於是我也隨着他們入普通的飯館，叫了一碟青菜一碗白飯，但怎能下嚥呢？只好挨着飯館他們去玩了。

當小汽艇把我們載到化蕃社時，已一時三刻了，我們還要趕四時班車返臺中，所以沒有時間去欣賞蕃社的一切，只是行色匆匆地跑到毛家花園

去穿起高山旗服裝攝影，隨又行色匆匆地折回到船上，預備再到光華島和玄奘塔；可是小汽艇不幫忙，牠在潭中出了毛病，停在那兒整整地修理了半小時，我們恐怕牠再發生毛病而航誤返臺中的時間，只在海上兜一個圈子便回到岸上來。同學們紛紛在碼頭附近的小店裡購買紀念品，我也買了一隻刻有「日月潭紀念」字樣的小船，然後回到湖濱樓的餐室吃了點冰，又踏上歸途。

經過三點多鐘行車，頗疲又回到臺中了，這時候肚子裡餓得嘖嘖咕咕的叫，但臺中又沒有素食館，怎辦呢？只好隨同學們進入飯館，叫一碗素麵，但始終不能下嚥，當我拖着疲憊而飢餓的軀體回到師範附小的臨時臥室時，又因蚊蟲之騷擾，使我無法入睡，唉！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啊！

九月三日

九時拜會臺灣省教育廳，十時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廳由秘書主任王縱接見我們，並派專車送我們到博物院。博物院內所藏的珍品太多了；在那裡我們見到唐伯虎畫的嬌娥奔月，和探蓮圖，宋張即之寫的金剛經，明禮部尚書畫其昌寫的金剛經，清聖祖御用的腰帶，康熙雍正諸批的奏摺，民國奏本，明朝出警圖，清代乾隆王用綢緞金的宋喀巴佛像，以及歷代帝王的半身像，宋明的名畫，清代的象牙，漢代的銅鼓，戰國和清代的銅器，還有宋明兩朝各式各樣的陶器，其花紋的精緻，製造的巧妙，形式的奇特，使人歎為觀止，我不知道究竟是現代的物質文明呢？抑或是古代的物質

文明？此外更有玉佛，和清朝的玉刀、玉印、玉如意、白玉、黃玉、黑玉、琳瑯滿目，使人感到如處身於玉山，如處身於寶藏，接待人對我們說：現在陳列在室中的古物，不過是館中所藏的很少部份，因藏物多，地方小，所以陳列品每月更換一次，但需要十年的時間，都更換不了宮中所珍藏的文物。由此，可知該館所珍藏之豐富了，離開該館前，同學們爭購該館攝製的「中華文物圖片」，我也選購兩套名畫以作此遊之紀念品。

中午隨梁小姐進入鐵路餐室，意外地享受了一頓豐美的素飯，及返，鄧居士已來了，這是我特寫信請她來陪我參觀臺中佛教名勝的，因為明天團體赴高雄，假如我再不把握着今天距離去農學院前空閒的三小時光陰，來作私人對臺中佛教之訪問的話，那就再沒有機會了。

慎齋堂，確是一所很好的安樂道場，地方很大，住的人數也不少。政府設有保育人員訓練班在內，班中的學生有很多位是信佛的，她們都很恭敬地向我們行了五體投地的最敬禮。居士們也頂禮歡迎，並招呼我吃水果，但可惜限於時間，不能多談，便匆匆告辭。

寶覺寺不但地方大，且環境很幽靜，現由聖印法師在寺中開設一所佛學書院，有學生卅餘人他（她）們的課程除普通的國文、英文、地理、歷史、書法和美術外，還有佛學要義、佛法概論等課程，本來我想走馬看花地一遊便告辭，因為時間不許可，況我還要到佛教會館呢！可

是聖印法師非常客氣地招呼我吃月餅，同時通知林錦東居士；林居士又更客氣了，他馬上召集全院的學生於一堂要我向學生們訓話，這時候，鄧居士也為我着急起來，因為她知道我不懂國語，同時為時間所限，但我除了用那生硬得不像樣的國語勉強說幾句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現在回想起當日的情景來，不覺又慚愧，又好笑，假如那天是我到臺一月後的話，那麼我的國語斷不會那麼生硬得不像樣，要是不為時間所限也不致講不上十分鐘便跑下來。當我由講臺跑下來時，林居士又要我和學生們合影，然後方讓我離開。

農學院的車定於下午三時卅分來接我們，所以我臨走時對團長說：我在三時半以前一定歸園；團長還說：「您我是放心的，因為您是園中最守時間的一個團員。」可是現在離開寶覺寺已經三時十分了，怎辦？去不去佛教會館？鄧居士說佛教會館很近，不會耽誤很多時間的，於是我們又在佛教會館的門前出現。佛教會館建築很宏偉，地方很多，佈置也很精緻，內附設有幼稚園和托兒所。妙然當家師告訴我們，藏經樓和宿舍，現正在建築中，並帶我前往參觀。這時我看看手錶已三時卅分了，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蟥，馬上要告辭，可是當家師却情殷殷地要我坐下來吃水果，還要留我在那裡吃飯，當我說明要趕回團體去參觀農學院，而今又應佛教社之請時，她又說那麼明天好不好？鄧居士告訴她，明天我要赴高雄了，她表現得很失望的樣子；啊，臺灣的人情味太濃

厚了，我雖沒有接受她之委請，但我對她那真摯而熱誠的態度，却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在歸途中與農學院派來的車賽跑，還好我並沒有耽誤團體的行動；團長和陶先生，還嘉許我守信用呢！

農學院的秘書長告訴我們，農學院始創於日治時代，及光復後改為農業專科學校；民國三十五年才改為國立農學院，這學期增加農學經濟研究所和農學專修課，並領導我們去參觀，農藝學系、森林學系、農業化學系、農產製造系、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系、植物病蟲害學系病理系、植物病蟲學系昆蟲系、農業經濟學系、園藝學系、農業教育學系、化學系等課室，以及衛生宿舍等地方。參觀畢，連社派賴小姐來接我。

當我步進佛教蓮社的大殿時，李炳南居士和許多蓮友已排立兩旁了。等我禮佛畢，他們一齊向我頂禮，真使我感到無限的慚愧與不安；雖然，這是佛教的儀式，但自己畢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學者呀，何德何能，竟接受年紀比自己大兩倍以上的老人頂禮呢？真折福！

席間，李老居士告訴我，該社是全臺佛教蓮社最早創辦之一所，現擁有蓮友千餘人，而正式社員則有四百人；關於內部組織，有法務、教務、慈濟、總務各部，法務除每星期一念佛經外，尚有四十幾個家庭念佛班，助念團、研究會，以及春、夏、冬三季的青年講演大會和弘法團；弘法團的團員十二人，經常自備旅費到各縣、鄉、鎮去佈教，此外每年

還舉行一次居士戒。教務方面，則設有國文補習班、經義補習班，且每星期日有兒童德育週，教師是義務的，學生是免費的，至於慈濟則分有放生和救濟等工作；宣傳方面，則設有樂隊、口琴隊，以及文藝班、中懸班所主編的壁報等宣傳工具。這可見該社在李老居士領導之下，組織是何等的健全，陣容是何等的壯大，而蓮友們那種愛教的熱誠和弘法的精神，又是何等的難能可貴了，怪不得有人說，臺中的佛教，是居士的天下啊！

九月四日

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今天我們又要離臺中赴高雄了。為了避免擁擠，大家都贊同趁七時半車；朱居士夫婦很早便趕來送行，並且帶來很多禮物。

我們乘的是慢車，到高雄已下午一時四十分了；陶先生馬上到鳳山去為我們接洽住宿的地方，叫我們在鐵路餐室等候，我不想馬上到佛教堂去叩見月基法師，但我的精神太疲倦了。這時似乎有點病，頭痛得很利害，四肢酸軟不堪，我想：到月基法師那裡說不了又一番客套，說不定又要我講話，而我的精神實在支持不下了，還是與同學們在一起吧，早點休息為妙。中午在鐵路餐室，沒有素食，挨餓；下午到鳳山軍人服務社，又找不到素食，也不知道是不是因旅行的過勞苦，或是今晨上車前着了涼，抑或是睡不好和幾天來的挨餓關係，我

病了，一到服務社便倒在床上。半夜，痛苦得使我潛然垂淚；我想：假如真的病倒了在這裡，那怎麼辦呢？到佛教堂，或去佛教蓮社？我這時的心亂極了，況且我到這裡來還沒有去拜見他們，一旦有病，怎好意思去打擾人家呢？幸而身邊有一盒仁丹和藥油，可濟周急，謝謝佛陀，我吃了那盒仁丹和藥油之後，終於宣告無事了。

九月五日

這裡是軍人服務社，顧名思義，就知道住的多數是軍人了；女同學建議另找旅社，但結果因陶先生不想我們團體分散而作罷。其實，這裡除了出入軍人較多外，比較臺中所住的地方要好得多了；我想女同學們既然可以住，我又為甚麼不可以住呢？是的，我要把自己訓練得更勇敢、更無畏、更堅強的人，我也應該住下去。

上午八時，陸軍軍官學校來接我們，車子駛進「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門，下車跑一段路，然後方抵達校本部；由該校教務長把該校的光輝歷史，和現在教育的宗旨、課程的內容，一一介紹後，隨即帶領我們參觀科學館的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測量實驗室、有線電訊工程實驗室、電磁實驗室、電子實驗室、電工實驗室、直流電機實驗室、交流電機實驗室等課室，以及實驗工廠的各種車床、鉋床、鑽床、磨床、電銲機、模具機、特種兵教室的兵器教室、夜戰教室、裝甲模型、砲兵射擊預習……等教室。然後到莊嚴肅穆的黃埔先烈紀念堂，魁偉壯麗的中正圖書館去參觀，在這裡我攝取了好幾個鏡頭，同時與招待我們的軍官們合

照。在歸途中，我的腦海裡不斷地影現着第一政治教室裡用各種不同燈光來說明的「國父實業計劃模型圖」，及第二政治教室中的各國國旗與地圖，因為它們給我的印象太深，而使我感懷的也太多了。

下午，我們乘二時半車赴高雄，然後轉坐海軍學校派來的車子到左營。從海軍官校大門駛進校本部，還要跑十餘分鐘。啊，海軍學校也實在太大了，由於自然風景的點綴，更顯得分外的美好，再加上該校衣冠整潔，儀表不凡的同學們真摯而熱誠的招待，使我們無形中提高了遊興而忘記舟車之苦。宋校長把該校的歷史、組織、教育的方針與任務一一地告訴了我們後，便由政治部主任李忠先生，和十餘位高年班的同學陪伴我們前往參觀圖書館和各組的課室，一路上學校的同學們不斷地和我們談笑風生，有如水乳之交融，而我因不善國語，唯有瞠若寒蟬，殊不知他們偏要詢問我出家的動機與目的，甚至問我此行的印象如何？於是，我不得不硬着頭皮，用生硬而不正確的國語回答他們了。我說：「我出家的動機是為尋求人生的真理；我的目的，是在實踐佛陀救世救人的悲願；而貴校給我的印象是：太好也太美了，因為校址的廣大和設備之完善，是在香港找不到的。」

當我們離開軍校時，因為我們乘的是沒有座位和車蓬的軍車，所以很遠很遠地還看見軍校的同學們在後面向我們揮手呢！啊，海軍學校的同學們，那種「乘長風破萬里浪，展壯志立百功」的精神，固然代表着中華民族的

偉大，而那種真摯而熱誠的態度，更充份地顯露出中華兒女的個性。

本來，我預備離開軍校便去拜訪月基法師的，但軍校的車子又把我送進回鳳山來了，況且此刻已接近了黃昏；那麼，我就乾脆等團體活動結束後再說吧。

九月六日

今天是最後的節目了，同學們都紛紛在買今晚特快車的北上車票，可是我沒有。幽默大師一起床便說：「兩週的觀光，個個都瘦了，難怪蛾蟲爲了追求光明，反而毀滅了自己！」俏皮王說：「我原來是黃種人，但現在已入黑種籍了。」真的，特別是貧血而又有點像石膏像的我，一向被稱爲白種人，而現在竟爲黑白兩種的混血兒了；再加上面部的消瘦，衣冠就不整，使自己都不敢相信，這個就是過去的我。幸而團體活動今天就要結束，否則，將要變成印度的摩羅差呢！

空軍學校派來的車子還沒有停好，我們一行卅餘人便蜂擁而上；H君說：「還沒有問清楚，是不是接我們的呢！」而我們的交際大家則肯定地說：「不要問的。」這麼一笑，把空校來迎接我們的同學弄得大笑起來。

空校的外景和跑道，雖沒有海校那麼宏偉而壯觀，但也很清潔而龐大；同學們雖沒有海校的那麼活潑而熱情，但却誠實而真摯。尤其教官們在轟炸室、航空機械室、飛機發動機教室、和氣象教室中對我們講解的甚詳，使我們對於飛機的構造，都獲得了廓的認識，特別是在林克機訓練室中，教官們不憚煩勞地一一指導我們爬上小型的林克機上嘗試駕駛的一幕，更使我們興緻盎然，樂而忘返！我雖然是一個出家者，但我對於科學技術

却不濃厚的興趣，所以嘗試駕駛亦不例外，且邀請教官們和我們團體在機前攝影留念，接着開了自動相機隨到飛機上去給自己獨照一幀，難怪空校的同學們都向我微笑，說我是一九九五年的出家人哩！

軍車載着我們在馬路上飛馳，柏油路的兩旁，點綴着那齊整而蒼翠的樹木，和那平曠的原野，孕育着肥壯的甘蔗和一片綠油油的幼苗，這是肥明了臺灣是綠化的寶島，同時也看出了臺灣農業出產的豐富。

鳳山佛教蓮社是煮雲法師所住持的道場，雖然法師佈教去了，但自己到了鳳山，如果不去觀光，那就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我把握午飯後的時間，前往一遊，然後隨團體赴高雄，參觀唐榮鐵工廠；唐榮工廠是很大的，但我覺得廠裡的工人更偉大！在炎熱的天氣中，我們遠遠地站在旁邊觀看都感到悶熱得要窒息，可是他們站在烘烘的火爐邊，技巧而敏捷地把握得透紅的鐵條推進機器裡，使粗壯的鐵枝，由大變小，由短變長，甚而變成細小的鐵絲，不斷地在機器中穿揮舞動，恍惚像無數條的火蛇在那裡舞動一樣，真奇觀極了，可是却苦了技工們呢！廠主人用汽水招待我們後，我們這個隨團的義務「攝影法師」，就此完成最後一張團體相的任務。

同學們都分途揚塵了，但我的行李還在鳳山，所以我要先趕回鳳山去，然後才到高雄佛教堂來。當我在夜色蒼茫中抵達高雄佛教堂時，月基、廣慈、隆根等法師和陳文先生、黃慎思先生以及黃太太，正在吃晚飯。月基先生很熱誠地招呼我，並說等我來吃飯呢！可是我已是在鳳山吃過了，鳳山軍友社的廚師太好了，因為他是，廣東人，所以他以同鄉的情義來招待我，每餐特別為我煮兩菜一湯的素餐，使我吃得蠻舒服，我真不知怎樣領

謝他吧！

月基法師說：四日曾數次赴車站接車，並預備請我們全體同學吃飯和約幾位記者來與我們作個簡短的談話，以便在報章上發表我們的消息，可是始終不見我們的踪跡，隨後又打電話到僑委會警察局、和各大旅店都找不到我們，而今時間已來不及邀請記着了，但我無論如何要我對今晚來參加念佛法的信衆們講話，並說黃太太擔任翻譯，我一面爲他老的熱誠而感動，另一方面又爲他老的命令而難倒！過去我雖然對演講很有興趣，但自抵臺後，每天都在疲勞轟炸中，精神已頹喪不堪，而靈感也停止了活動，突然間要來這一套，教我怎能應付得來？但月基法師的熱誠，和數百位信衆們的渴望，是不容許我推辭的。最後我想起身邊還有幾篇文稿，於是我就拿出來請廣慈法師給我選擇一篇，爲臨時的講稿。

念佛前，月基法師把隆根法師、廣慈法師和我介紹給高雄和來自岡山的數百青年，並教他們向我們頂禮。這時我真感到很慚愧，自己無智亦無德！我真佩服月基法師織造高帽子的技術，他很巧妙地在信衆前給我帶上重重疊疊的高帽子，差不多要把我壓得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當我在熱烈目工廠、學校、講臺時，而面對着那來的數百張活潑而天真的面孔，真覺而虔誠的眼光時，我忽然感覺到眼前一亮，我好像是看到未來佛教美麗的前程，我感到驚了，也更奮進了。我在極端興奮中，向他們說出佛教的特色，並希望他們在認識佛教的特色後去實踐、去推動、去弘揚，以利益國家，以造福人群；可是我講得太快了，使擔任國語翻譯的黃太太記不起來了，而擔任翻譯臺語的王慈書居士也

就無從翻譯了，當時我深深地感到言語不通的痛苦，同時也簡短地結束了我的談話。

月基法師實在太客氣了，他叫蔡輝小姐陪我和隆根、廣慈兩法師去看夜景，當我們的三輪車穿過那靜不靜而而又寬闊清潔的街道，然後步行在在愛河之畔時，真有一種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感覺。香港的夜景是名馳全球，但我說高雄愛河的夜景，則比香港更美；如果說，香港的夜景像個濃粧的少婦，那麼，愛河的夜景該是個樸素的村姑，嫋的處女；前者像個充滿酒肉味的俗漢，而後者卻像個特立獨行的高人雅士；前者像牡丹的盛放，後者則像白蘭的清香；前者像蜀錦那麼燦爛奪目，後者像綢緞那麼純潔無瑕；前者像濃烈的咖啡使人刺激頭腦，後者像清香的龍井，使人解渴怡神；我討厭香港，而喜歡這裡的愛河女神；但我欣賞愛河美，自己並不希望處身於愛河之中！

返來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月基法師還在燈下招呼我們宵夜，並真熱心地教我離開澎湖時，再由臺南來高雄，他說這裡的信徒，大都希望能見一面；可是我已對團長說過九號決定歸隊，赴僑委會備團之宴了，怎可失信呢？因此，我除了深深地感謝他的盛情外，唯有請教他有關於高雄佛教的情況；他說：高雄念佛會是每星期二與星期五念佛開示；星期六則「專題講座」。高雄佛教堂現正在建築中，全部建築費需三百萬元，大概二年後始可完成計劃中的工作，預備辦佛教中學、幼稚園和診療所，此外還有佛教蓮社的道宣中學，也正在計劃之中。我覺得高雄的佛教青年是熱誠的，假如法師們能好好地利用青年們的熱力去推動佛教，那麼高雄的佛教前途是無限量的。（未完）

[illegible]

飯裡的石子

「章太太，你在找什麼呀？」猛不防的水溝上面的窗戶裡，發出話來。

芷英嚇了一跳，抬起頭來，扎煞着兩手，苦笑着望着窗子裡的人，啾啾說：「妹妹玩的一個觀膠小人兒丟了，吵着要我替她找」。

「你也真耐煩，拿幾毛錢替她再買一個算了」。說這話的李太太，離開了窗口。芷英丟了。

掉手上半截毛竹，低頭又在前後左右仔細看了一遍。巷子口，正有一群鴨子，搖搖擺擺向這邊踉蹌而來，其中一隻，忽然口渴了似的，把頸伸進陰溝，呼嚕嚕的湊了一陣。花英渾身的筋肉一緊，又壓上新的憂慮：「糟極了！不要就掉在那兒，給它連水帶泥的吞下肚去了！」

她直起身，呆呆的望着一群鴨子發癡。一陣腰酸背痛，累得要命，她這倒不在意，絕望才是一個人的致命傷！這條門前的陋巷，從午後到黃昏，她不住往還二十次了。百孔千瘡的砂石泥巴地，難得讓人如此重視過；大太陽底下，它在茫然的眼底，簡直步出奇蹟，寸寸有珍寶。誰會細細地這樣注意過呢，這條路上的碎玻璃竟這麼多，遠遠的反射出折光的虹彩，讓她一陣驚喜，一會失望，拾起又丟開，太陽光的幻化，和她開足了玩笑。但是人的眼睛，偏這樣容易受騙，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弄得她頭暈目眩。尋覓了半天，她終找不着，她所失望的一粒小小金剛石。

她平生只有一隻鑽石戒指爲榮，可不容易拿出來亮相。甚至在最困難最需要錢來救急的時候，她也會抑住自己，故意不去想它。因爲價值佔有它，是絕大的愉快，它的珍貴價值，鎖在小首飾盒子裡，只容她偷偷地去看。那年她的丈夫志清吐血，她平生只有一隻鑽石戒指爲榮，可不容易拿出來亮相。甚至在最困難最需要錢來救急的時候，她也會抑住自己，故意不去想它。因爲價值佔有它，是絕大的愉快，它的珍貴價值，鎖在小首飾盒子裡，只容她偷偷地去看。那年她的丈夫志清吐血，

生肺病的期，不肯對它動念頭。她總咬緊牙關，一份薪水，怎麼得了這當知咬傷那一份薪水，怎麼得了這當貴病？她寧願早帶晚，替人家織毛衣，縫衣裳，來貼補他的醫藥費。千辛萬苦的二年熬過了。謝謝太，丈夫又恢復了健康。隔壁的李太太，不

而現在呢，不聲不響的掉了，它會失落到那裡去了呢？該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只差沒把地皮翻轉來。三間小住宅，大席和兩個四席的踏踏米，都拿了拍打了。只要她接觸過的東西，一落，掃了，拭了。連條溝，水槽，無一不徹底清查了幾遍。

你看，這東西實實也值到萬把塊錢。你出去，四五百元一月的利息好拿，你自己也不必再吃這些苦。再說，你我現在這種環境，還配戴這玩意兒搗爛嗎？李太太的勸誘，一句沒聽進她

她失魂落魄的，就她坐到門檻上，雙手抱頭，有什麼反覆尋思，德力的搜索着，還有什麼疏忽了而可能找尋到的所在。她一面又拼命的抱怨着自己的過錯；就像在悼念一個失蹤的孩子，不但追悔着事先失於管理，竟許

是自己虧待了它，才演成這不可挽救的悲劇？

這隻指環平安的躺在她小首飾盒裡，已整十年。白金鑲花的櫃子，作四層精緻的寶塔形狀，一顆璀璨的亮星，拱托在塔頂上。她結婚的前夕，母親親自套上她的手指的，並會鄭重的對她說：

西，聽說西洋人結婚年代越長，越看得珍貴，有什麼金婚，銀婚，鑽石婚的說頭。給你這個鑽戒做紀念，討個吉利的彩，願你們白頭偕老，像這寶塔一樣，步步登高，直上青雲。

再者以後自己有了家，別像在我身邊的小孩脾氣了，成家立業，要靠自己拿出能耐來磨練……」。誰想到，婚後逃難來臺，煞如重投了胎，生活全盤改觀，她極少有機會戴它。昨天不是去吃王科長的喜酒，也不會圍下

這個廟了。她爲了戴這隻指環去參加婚禮，還特地到菜場的雜貨鋪買了一瓶寇丹，把一雙粗糙不堪的手，修飾了一番。指甲上塗得紅艷艷的，掩蓋了指甲縫裡洗不脫的油垢。可是，在新人婚禮的進行中，誰會看到她的手

？ 婚宴開始，她一再站起來，爲同桌的人敬酒釀菜，不經意的伸出她的右手，做出美妙的恣態。燈影下，全禮堂的光輝都在她右手的中指上聚合！因爲僅有她戴了一顆光芒四射的鑽

石。哼，鄰桌同事的太太們，瞥見了她手上的閃光，立刻交頭接耳，不知曉咕些什麼，也許懷疑她戴的是假水鑽吧？她感到莫大的滿足。夜晚她睡在牀上，睜起眼，欣賞著手指轉來轉去，反射出奪目的霓虹，她走入甜美

的夢境。
早晨揩抹踏踏米的時候，一盆清水漸漸混濁了。鮮紅的指甲，交映着

鑽石的晶瑩，隱在污水裡閃爍。她覺得這種高貴的裝飾品委實與她的生活

太不和睦了，油然浮起小姐時代嬌貴的生活，又感傷又自傲。過去在母親身邊，那樣事情需自己動過手？精明能幹的母親，把家調度得周全停當，還有那忠實傻氣的秋菊，聽自己使喚。除了上學念書，就是玩樂，玩得順意，就怎麼怎麼放縱。現在呢？真是了不得，

是快樂的，她有了一個美滿的家。丈夫體貼她，他們有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生活的磨鍊，讓她學會了不少的事，懂得了許多人生的道理。雖然文

夫的收入不多，結結巴巴的從沒有比較寬裕的日子，但是物質的享受，和精神的幸福比起來，那又算得了什麼？況且她尚持有一顆足以代表世俗財富的鑽石哪。她這麼一想，頗自慰得很。於是，她用帶着鑽戒的手，做這

飯後，上學的上學，上班的也走了。她洗刷妥當，坐下來休息，正預備享受寂靜的片刻，突然發現指環上的鑽石不見了。當最初的一瞥，

那圓形的空洞，熱傳被挖去了眼珠的眼睛，無比的恐怖，直把她驚駭得跳起來。但是理智立刻來安慰：「別怕，一定會找到的。」掉落的地方，總離不了家的範圍。她記得上午確實是好好地戴着。好！鎮靜地，慢慢的好端端的戴着。好！鎮靜地，慢慢的

她悲傷欲絕，哽住湧上來的鬱氣，無聲的嚔泣着。天快黑了，下班的

，放學的又陸續回家，她強打精神，拭去淚痕，下廚準備晚餐，飯菜皆是

（下轉第十九頁）

藝文

真正覺悟的人

夢 谿

秀娟自從小張去世後，從來沒有出過門，只是躲在家裡，每天由我陪伴着，我倆很少講話，整天都是無言相對。爲了照顧知友的妻子，我向學校請了一個時期的假，暫時住在另一個同學家裏，我並沒有依照小張的遺囑住在他家，秀娟也沒有意思邀我去住，我明白她的苦衷，這也是我的苦衷——怕外人誤會。

一天，我照常到中山北路去，秀娟看見我來了，招呼我坐下後，她破例地說話了。

「藍嵐，現在我只有你這一個親人了，謝謝你多日來的關懷，明天我將離開臺北，至於汽車等我已變現了，這幢洋房也已租出，你還是回到南部教書吧！我不願再打擾你。」從她堅強的嘴，我已見到了他的個性。

「秀娟，老朋友了，還謝什麼！你離開臺北後，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般若寺去住，開始我新的生活。」她的眸子裡放射出智慧之光。

「秀娟，你是說你要出家？」聽了的話，我愣了。

「是的！」她毫無其事的回答。

「秀娟，這這樣做，叫我怎樣對得起死去的德明，你要知道，『落髮容易留髮難』，我不反對你到那兒去住，但我不能不勸你，我希望你多考慮，切勿意氣用事。」我懇切地苦勸着她。

「藍嵐，我已考慮很久了，現在到那兒先過半個出家人的生活。學習出家人應有的東西，再而研究些佛學哲學的書。」

「還有哲學的書呢？」我提醒了她從前的願望。

「是的，以醫學的技術去醫治人們的疾病，以佛學哲學來治療衆生的心病。」她似乎又回到學生時代了。

「秀娟，去吧！讓我祝福你前程遠大，最後，希望你常想我送給你一句話：

『若做一個庸俗的出家，不如做一個平凡的在家人吧！』好了，再見

一個平凡的在家人吧！』好了，再見

不自然的感覺？

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在般若寺裡研究佛學哲學和醫學，過着山僧的生活，很少下山，這裡的人事很好，在平靜而又緊張的生活裡，我已完全忘記了痛苦的往事，只覺得德明並沒有死，他永恒與我存在。

兩月前，我和這兒的老和尚商量，希望他於本國慶日准許我做個完全的出家人吧！和尚並沒有答應我的要求，只是微笑地說：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猶如求兔角！」慈雲（這是我皈依時的法名），你還是照着你原來的志願去做吧！」他的開示，使我連想起了你的話：

「若做一個庸俗的出家人，不如做一個平凡的在家人吧！」從那天起，我便計劃把臺北中山北路房子賣掉，取回銀行的存款，在般若寺側建築了一間醫院，名爲德明醫院，現在我已這醫院的醫生了，我要以醫學的技術去醫治人們外表的疾病，以佛學的聖方來治療人們的心病，今後，我一定以我的初衷去爲每個病人服務。藍嵐，沒事來醫院玩玩吧！我衷心歡迎你光臨。最後祝你國慶日快樂。

你的朋友

秀娟敬上 四十六年十月十日

看完了秀娟的信我不禁合十道：

「阿彌陀佛，謝謝般若寺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同時，寄了一幅已畫好多日的觀音聖像給秀娟，祝福她永遠有着大慈大悲救國救難的觀音菩薩底偉大救人救世的精神。

秀娟覺悟了，秀娟新生了，她才

是真正行菩薩道的人，這是人生的缺陷所造成了她永恒的美麗。（全文完）

（上接十八頁）

上面，只墊了一張薄薄的草席；順手一摸他們的被蓋，也是很單薄的；人家重疊疊，坑內還要升火加熱，他們兄弟倆，竟是這樣的要渡過隆冬；這使得覺翼非常的情了。於是就說：

「慧遠師兄，何必自苦若是！最低限度，也可以向人家去說說呢！」慧遠當即答着：「有甚麼好說的，佛祖釋迦牟尼佛，跌坐深山洞裡，日食一麥一麻的苦行生活，還過了六年，我們這種生活，比起佛陀來，總要好過一萬倍了。」

「話雖是這麼說的，過於刻苦了，對於身體的健康，總是不相宜的。」覺翼說了。慧遠也插着說：

「我們兄弟的身體，絕對不會弱於各位同學的；可是，我們的心志，很可能還要強過各位同學；因爲，我們是遭受了世亂，才斷絕了接濟的；所以，我們要弘揚佛教，教化世人，除掉那貪婪的妄念，世亂才可以消滅，人類才可以太平呢！」

慧遠的這一段話，也就使得覺翼非常的佩服了，因爲他們兄弟倆，都不是空口說白話的，而是躬行實踐的苦行僧。所以覺翼的感動，就特別的深刻了。

自從這次的談話以後覺翼對於慧遠兄弟的生活費用，時常給予資助，慢慢的被師傅道安法師知道了，全寺的僧衆們也都知道了，道安會經常着僧衆稱贊覺翼說：

「覺翼法師！你就實在算得是能够知人的人啊！」

因爲，道安稱贊覺翼知人的時候，慧遠已經是有大表現，而爲全寺僧衆所共認的人才了。下面就要講到慧遠所表現的事實。

（未完）



——文字友好致——

作寫與書讀

· 慧福張 ·

今夜，沒有星光與月亮，秋蟲切切的哀鳴着，周際顯得格外的淒清，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我

想家，我想朋友，我回憶往事。

是的，人生總是這樣，對着不可再得的過去，往往縹緲着無窮的懷戀。

很久便想給你寫信了，而且寫封長長的信。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你是那樣的多愁善感，可是你却近於孤獨。沒有家的溫暖，沒有知音的撫慰，生活在一個並不適意的環境裡，也難怪你老是感到愁苦或不安了。

子文：我同情你，正如同情我自己。寂寞的世界並非專為我們安排，我們會有許多忠實的朋友——書！

我常常想，美好的衣裳，豐盛的酒餚，華麗的洋房固然能使我們的生活點綴得美麗，但那是暫時的，表面的，無益的。它不能使我們產生進步的思

想，更不能充實我們的心靈。世間上有甚麼能永屬於你的呢？金錢不但不能永伴着你，它更將引你墮落罪惡的一途；你以為極忠於你的朋友、妻子、兄弟……都可能有背叛你的一日，惟有書不，它一旦為你所有，便永屬於你！它源源不斷地把無限的知識放進你的腦裡，帶給你認識人生的動力，你將由

此發掘新的領域，新的世界！

那麼，接受「書」的友誼吧，它是最真最善的朋友！我自小愛讀書，不管什麼書，幾乎都能引起我的興趣。從古代的詩書經史，通俗小說，小品遊記……到現代的文學名著，科學常識，一切書報雜誌，我無不愛好。誠然，閒來一卷在手，恍

親故人。

有的書使我笑，有的書使我哭，我與書中的人物同在，我融化於書中的天地，同時，我也清醒地得到了啓示與智慧！讀書成為我最大的嗜好。如今，我不止爲了讀書而掛上了一副近視眼鏡，甚至我一日不讀書便不能生活。

讀書，尤其是良好健康的讀物，

最近不少青年朋友來信，要我回答他們有關寫作的難題。其實，膚淺

價值！

讀書的人，大都喜歡寫作，我是不能例外的。寫作，是我生活上重要的課目。我寫，爲這世界的有情，也爲我自己。我不喜歡模倣別人的作品，因爲惟有真正的創作，有其獨特的

價值！

最近不少青年朋友來信，要我回答他們有關寫作的難題。其實，膚淺

價值！

如我，又怎麼能作出使人滿意的答案呢？

怎樣寫？寫什麼？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闡述清楚的。

一般初習寫作的人，咬筆桿，撕稿紙，搜索枯腸，却無法成篇，這該是何等痛苦！不要說是初寫作的了，就是時下不少有名聲的作家，還不是普遍的感到題材的匱乏？歸根究底，不外學識的不足與經驗的缺乏，造成執筆的困苦。

所以，讀書與寫作，簡直是有着不可分的關聯性。不讀書，無由產生知識，孤陋寡聞，怎能寫出滿意的作品呢？

子文：你也不常問我：如何能寫出美好的文章嗎？多讀書，多去體驗實際生活；多讀書，然後增強你對任何事物的觀察、欣賞、判斷力，你的思想會趨向積極、正確、智慧的路向！多體驗實際生活，獲得飽滿的經驗，就不致因生活的過於平淡創造感到非常吃力了。惟飽經人生的滄桑，是充實的生命！一個偉大作家生活體驗之豐，不是第三者所能了知的。

我喜歡上圖書館，那兒有讀不完

的書報，供我以廣大的知識的需求，在圖書館裡，我時常能振筆疾書，一氣呵成。但我更喜愛到高山大海的大自然風景的地方，那會助我以為寫作的濃厚情緒，我接觸到的全成爲靈感，我會覺得世界更大也更美！

古人的話好像總有道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沒有比這更能使我

們成功的了。

一個偉人或學者常是有着淡泊的志趣與謙遜的個性的。蔣總統淡泊

的志趣，可以從他日記上得以證明，總統說：『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注重的是自然界的太陽、空氣、水。』發明無線電的馬可尼雖然受到無數國家的勳章讚揚，卻從不沾沾自喜，而其平日生活的淡泊，青菜布衣，更使人不敢置信。

我想念着的朋友！我告訴你這些，無非希望你忘記了「貧苦」兩個字，而勇敢邁步前進。路易巴斯達會是一個皮匠的孩子，從小受盡窮苦磨難，後來成爲舉世知名，發現細菌的偉大科學家！

努力於讀書與寫作吧！子文！此外，你不是最喜愛音樂的嗎？音樂的價值在乎它有民族的性質與豐富的内容。當鋼琴獨奏蕭邦的波蘭舞曲時，我們彷彿可以聽到甚至看到的戰爭時馬蹄、火藥、砲火聲，被侮辱與被蹂躪的婦孺的絕望的哭喊，熱血澎湃愛國志士們的奮鬥呼聲，以及和平時被陽光照耀下的波蘭，原野上自由奔馳的牛羊和馬，繁茂的土地上開放的花，幸福鄉村居民的微笑……蕭邦作此曲，爲了悼念被瓜分的波蘭，他會落淚的說：『波蘭並沒有亡』。可見音樂處處可以表現氣節，修養自己。文學家和音樂家都是有熱烈的情感通過他們的作品，進而產出強有力的影響力量，感動追求真理的人們！

我贊同你愛好音樂的趨向。我會聽過你引吭高歌，你的音質與音色都不差，學聲樂對你合適，祇要有名師指導，我相信你會成功！

末了，願你與我，永記在那時代先驅者，大眾音樂家貝多芬的不爲命運所屈，他說過：『歡樂是從痛苦中來的』。

信仰宗教自由與廟產

蘇汝塗 董正之 盧宗濂 陳成
韓同 馬曉軍 姜紹謨 馮正忠

請政府早日將所佔臺北市區大廟歸還佛教會，查臺北市區較大寺廟，若東不願寺、西不願寺、臨濟寺、東和寺等，均為政府機關佔用，迭經籲請發還，迄未實現。茲謹比較其得失，申述其利害，以資採擇。

一、對臺省同胞心理影響：所有本省寺廟，均係地方善信捐獻而成，其在淪陷期間亦然。非由日本政府撥款興建，為僑人皆知之事實。上述台北市大廟，在昔曾為清淨莊嚴聖地及供人頂禮膜拜寶所，今則或為機關所用，或為眷屬居住；廟貌全非。古者國君以保社稷，卿大夫以保宗廟為天職，今我憲法明訂宗教信仰自由，而本省同胞則於臺灣光復之後，失其原有祭祀禮拜場所，影響其對政府信賴，自匪淺鮮！此其一。

二、對海外同胞之心理影響：我國僑胞，信佛教者，為數最多。唐、宋、元、明諸代，僑日同胞，幾全為佛教徒，往史可徵。近年海外教胞，返國觀光，先後接踵。而以抵都門，遍訪臺北全市，難覓一座完整佛教叢林，實令僑胞大惑不解！此其二。

三、對國際人士觀感影響：匪區根絕宗教，毀廟逐僧；我素保障信仰自由，自應巡護修葺，以免影響國際人士觀感，此其三。

四、對於歷史文化影響：邇來臺省力謀發展觀光事業，凡屬名勝古蹟，均在保護整飭之列。北市諸廟，雖係構於日據時代，然具宗教文化價值，原為無待置辯。往者國人對於敦煌、雲岡、伊爾等佛教勝蹟，不知珍惜，足資警惕。奈何今日依然無所覺悟，對於宗教名勝，任其摧殘，此其四。

五、對佛教信眾心理影響：臺省同胞絕大多數，均奉佛教，任何祭典，輒見虔誠。想為政府所熟悉。復次，彼等祖先及眷屬之骨灰與靈位，復存供於寺內，因之，佛教同胞除以其精神寄託所

在，又視寺廟為彼家祠，關係密切，愛敬逾恆。上述諸利政府久佔不歸，於教胞心靈之創傷，自屬無可比擬。又查寺廟構造，不與機關或住宅迥異。佔據佛殿為辦公室，或佔法壇以住眷屬，情調絕不協調，以酒杯為飯碗，固無不可，然用非其當，以佛寺移作機關或宿舍亦然，此其五。

總之，政府矢志中興，百廢俱舉，凡屬有利於反攻，莫不悉力以赴。乃於數座佛教寺廟，何竟久佔不歸，不能權衡輕重，任其錯誤到底，斯誠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

政府對宗教，應一視同仁，何以對佛教寺廟產不加重視，且聞政府有將住日僧之寺廟財產及法器收歸國有，交公產代管部出售之說，如果屬實，是政府有意摧毀佛教，汝塗等心所謂危，難安緘默，特此提出質詢，敬希貴院長圓滿答復，並依監督寺廟條例，寺廟財產應歸寺廟所有之規定處理。陳成補充說明：剛才宜讀的該委員和兄弟等八人提出的書面質詢，因為文字與止星期五院會印發的稍有不同，今天宜讀的是改正文字。故須補充說明一下，前文說政府對佛教寺廟不重視，這是事實，但要說政府故意與佛教為難也不對，所以在文字上要改一下，現在我所要說明的有下列兩點：

一、政府對宗教應一視同仁，但是現在佛教寺廟有好多為各機關佔用，尤其是臺北市區的各寺廟，或為機關辦公，或住職員眷屬，在國際觀瞻上非常不好，近年日本佛教人士，非律賓，東南亞各國僑胞都先後來臺訪問，看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寺廟這種情形多有批評，他們說我們國家對佛教不重視，連一個完整的寺廟都沒有，故希望政府對這件事注意一下，想辦法將這些機關眷屬遷出去，無條件的發還佛教會，原有合法住持者，則全部由其管理之，如其沒有，則由佛教會遴選，且應交給其合法文件。

二、聽說財政機關有將佛教寺廟收歸國有，交公產機關代管出售，不知有無其事，本席是參加預算委員會的，對於我們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很大，當然也希望財政當局多找財源，但要拿寺廟財產法物資了，來填補這個赤字，我想於事無補，也不需要，且不應該做。本院昨天接到中國佛教會的請願書，也說：政府要把過去日僧住過的寺廟收為國有，然後將寺產法物出賣，但很不好，此事應慎重考慮，政府對寺廟應依法保護，依法處理，有憲法，有監督寺廟條例，有種種保護寺廟法令，且有司法院種種解釋，寺廟財產與其他一般房地產性質不同，既有法可依，何必另訂處理辦法，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住持就是和尚，負責管理之，日僧亦不過當時之管理人而已，管理人既無處分寺廟財產，政府祇是監督者，以監督的地位，怎能把寺廟財產法物拿來變賣呢？日僧住過的寺廟，也應依照監督寺廟條例來處理，是天經地義合法合理的，因為寺廟不是日本人的財產，而是我們中華民國臺灣老百姓捐助的，並不是日人拿錢出來造的，臺灣老百姓多佛教信徒，他們捐建的寺廟，應永遠保護，切不可把他變賣了改造電影院或作其他用途。依據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變賣寺廟財產，佔用寺廟等行為，無異自違憲法，摧毀宗教，摧殘文化，妨害人民信仰之自由，退一萬步說，即使為財政開源，而寺廟財產法物變賣，所得幾何，既喪國家體統，又失國內外佛徒向心力，更給共匪反宣傳的資料，希望政府注意，並用書而答覆。

（行政院書面答復未到。內政部王部長財政部馬次長在內政委員會答詢時，均重申維護宗教信仰自由之決心。）（轉載議會雜誌）

佛教簡訊

臺北訊

本市華嚴蓮社主持南亭老法師故事，第一輯十冊，早已脫稿，計為：朱士行、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義淨、一行、慧能、澄觀諸人，每冊約二萬言，都二十萬言，文筆通俗，深入淺出，誠為研究佛史者及佛教青年之良好讀物，曾經覺世旬刊全部發表，朱士行亦將連載完畢，聞即將由南亭法師主持出版。其第二輯十冊，即包括本刊所刊出之「慧」遠等書，彭居士現正在着手編著云。

△國大代表達鑑三氏，研究法顯史蹟多年，經證實法顯最先發現美洲，其登陸地點在今墨西哥西南加哥爾科地方，達氏已根據考證結果，著成「發現新大陸的法顯」一書，日內出版。

北投訊

前善導寺維那能果法師，為專修淨業，研鑽上乘，傾自己之私蓄，並得信徒捐貲秋等多人之護法，購得此間新民路五十三號房屋一幢，闢為佛教覺苑，作為弘法進修之所，並已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舉行佛像昇座開光典禮，恭請臺北華嚴蓮社智光老法師來山主持慶典，並開示法要；是日除到有那欄秋等護法外，臺北等地之師友善信前往恭賀者百數十人，從此新北投又添一新道場矣。

汐止訊

此間彌勒內院唯慈法師，近應友人邀之教促，集佛學論文二十八篇，得十餘萬言，定名為「佛學論文集」交由基隆自由書店出版；該書定價臺幣八元，港幣二元；預約價則為臺幣五元，港幣一元五角正。預約處選函基隆愛三路自由書店（劃撥帳戶一二四六五）云。

鳳山訊

此間佛教蓮社為慶祝彌陀聖誕，該社特舉行佈教大會三天，於上月十七日起至二十日止。在未佈教前，每晚並先由聖樂隊遊行宣傳，散發宣傳單；宣傳車上由張覺範小姐負責宣傳。三天由法華居士講「為什麼要信佛」，張為金居士講「佛教要普及社會」，呂存心居士講「佛教十宗之說明」，李桂珠小姐講「佛教才是正信」；第二天李遷居士講「人生的來由」，謝天助居士講「念佛往生的原理」，陳田地居士講「釋迦如來的偉大」，張玉花小姐講「佛教值得我們信仰」；第三天姚登榜居士講「重道德須要佛教」，陳天富居士講「正信能得救」，林新宏居士講「人生與信仰」，真是妙語如珠，盛況空前。

臺中訊

臺中保護動物會，係於四十四年間由李炳南、苑叔恒、唐湘清、姜性真等並聯絡中市黨政警各界人士王瑞典、徐廷生、張彰選等所發起組織，業已粗具規模，現擁有會員一百三十餘人，該會近來積極展開工作，計有翻印「動物如此」一書，低價流通，在各鄉村放映愛護動物影片，在熱鬧地區設置宣傳牌，繪製愛護動物漫畫，電臺廣播勸告切勿虐待動物；未來計劃：擬在中市擇地建築放生園池一所，向各國保護動物團體切取連繫，編印告各界同胞書普遍分送。又該會在四十六年底舉行會員大會，選出本屆理事蔡念生、許克綏、鄭公倫、朱斐、徐廷生、周邦道、張寬心、翁茹冬、張助之等九人，監事李炳南、陳進德、劉汝清等三人云。

高雄訊

△本市寶善寺自一月一日起，舉行法會七日，特請臺北善導寺住持演培法師蒞寺，宣講八大人覺經五日，由該居士講為臺語，每日聽眾甚多，並逐日增加云。

此間市佛教文會，為響應勞軍特於上月廿日起至廿三日止，舉行托鉢，計得臺幣一萬元；於廿

香港訊

七日上午九時，由該會理事長釋隆道法師常務辦事釋慈雲法師林金枝居士等親送本市軍友社作為慰勞三軍，據隆道理事長表示，此次托鉢深蒙各界首長暨父老兄弟姊妹贊助，實在萬分感謝云。

竺摩法師向在港澳弘法，三年所辦之中學講授佛學，今又應美國檀香山中華佛教會邀請佛經，並聘任夏威夷檀香山寺主持，於日前乘國泰機由檳榔嶼，停留數日，訪問舊友，連日酬酢甚忙。並應東蓮覺苑及陳寬恒居士齋筵，到僧俗名流二十餘人，齋後在寶覺大禮堂演講佛法，題為「幾個佛教的人物」，將其幾年來代表檳城與新加坡出席國際佛教會議，遊歷泰、緬、印度、尼泊爾等佛國之情形，加以追述，並向聽眾介紹國際上八位極負盛名，而對佛教極有貢獻之人物。聞法師已於上月廿六日上午九時，由港乘機經東京前往檀香山。

逢痛必止老牌名藥

梅樹精

人人滿意 到處風行

治一切風濕 骨節疼痛 跌打損傷 刀傷火灼 內傷外感 諸般毒症

每瓶售價 房均售

飛馬牌 百花油

治一切風濕 骨節疼痛 跌打損傷 刀傷火灼 內傷外感 諸般毒症

每瓶售價 房均售

內政部登記內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台字第二〇九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集報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信昌印刷廠承印